

青春



廿六號

張資平著 *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青 春

張 資 平 著

現 代 書 局

1 9 2 9



1929 2 1 付排

1929 3 1 出版

1——3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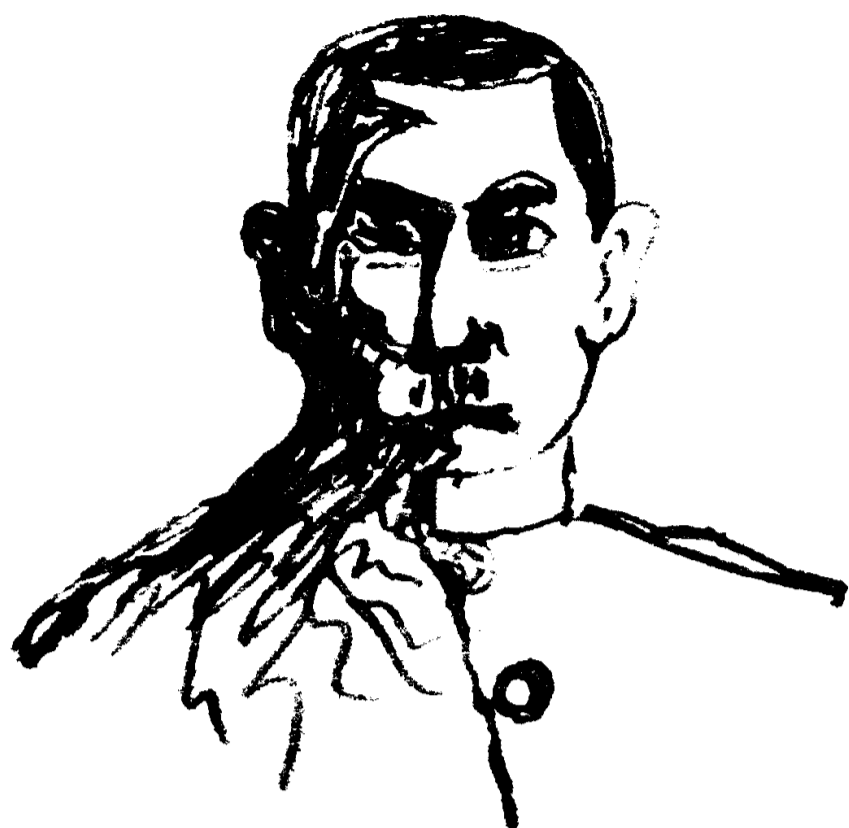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平裝每册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精裝每册實價大洋六角五分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青 春



—

君展和弈芳的同棲生活，是由他們在大學畢業的前一年秋初開始的。他們真的相認識後沒有多久就匆匆地結了婚了。的確，他認識她雖不久，但他實在十二分的愛慕她——聚談了二三次後就十二分的愛慕她了。

弈芳的身材高高的，雖不十分胖，但也不能說是瘦削，並且她喜歡穿時髦的西裝——她的同學都嘲笑她穿的是女優式的西裝——搽香氣濃厚的香粉，引得一部分的獨身男性的同學爲她神魂顛倒。但是君展是個又矮又瘦的黑少年，論面貌不能說是很出衆。尤其是他的兩顆門牙微微地向前突

出，由側面看來，他的唇合擺不來，就有點像猴嘴。不過他也喜歡時髦的裝飾，和女同學一個樣的搽香粉，洒香水。大概他的家計還可以，時髦的漂亮的中西衣服很不少，常輪着穿。

他們在大學一年級時，X城的政治上就起了一大變革。改革的結果，君展的朋友，同鄉，親戚們在軍政界上活動的很不少。就連大學的當局的一個，也是他的同鄉的親戚的朋友的兄弟。於是他無條件地不受學年考試就由一年級編入二年級了。並且他一面在大學裏念書，一面在西裝的襟角上又掛上一個某政治機關的銅質徽章。聽說是什麼祕書，月薪……差不多一百元。這恐怕是弈芳戀愛他的最重大的原因。

那年秋 X城開始政治上的改革，到十二月下雪的時候，社會的秩序才漸次地安定下去。在這個新建設期中，人材當然很缺乏，未畢業的大學生出來社會服務的很多，不單君展一個。又不單男的大學生，女的大學生也不少出來做社會工作的。當時一面讀書一面工作的風氣很流行，所以弈芳也躍

躍欲試。不過她反省了一反省後，覺得自己實在沒有什麼特長，文章做來不十分通，字也寫得不甚佳。勉強可以認為自己的長技，只有唱歌和幾種跳舞，其次也可以上舞台演演新劇。

君展是置籍大學的政治科，弈芳進的是理科的天文系，後來改到生物系去了。政治科在大學的第一院，生物系却在第八院，他們原不認識的。自X城的政治改革後，大學的同學會也隨着要改組，君展在軍政界上的交遊廣，結果被推為學生會的主席了。學生會成立的那晚上開了一個遊藝會，弈芳擔任了一齣跳舞和演新劇的一個角色。君展因為訂定遊藝會的 Programme，和弈芳接談過幾回。他羨慕她，因為她在他眼中的確是個長身玉立的美人，至她羨慕他當然是他在社會上的活動能力了。

過了陰曆新年又一星期了。在這一星期中，他倆一同看戲，一同喝酒，一同抹牌，歡聚了幾天。每夜裏都是他僱輛汽車或馬車送她回家裏去。他也到她家裏坐過幾次，但因為事忙，她約了他幾次在

她家裏吃飯，他都拒絕了。初七晚上，他抱着她的腰由汽車走下來時，在她的紅醉的嘴角上親了一個吻，她也不像前幾次的那樣拒避他了。她雖然稍微把頭歪躲了一下，斜睨了他一會，但立即翻過笑臉來笑向他低聲地說，

“那末你快點回去吧。夜深了，明天定要來臨！要早一點來！”

他只癡望着她的一呼一吸在冰冷的空氣中化成一陣陣的白色水蒸氣，他覺得周圍的空氣都給她的氣息醇化了。在微明的門燈下的她的醉顏也分外的鮮豔。他祇癡望着她，不會回答。

“傻的！儘望着人做什麼？還不快回去！”她一面說一面在敲門。

“你的媽媽早睡了吧。”他仍站着不動的問她。

“還在那李家那邊抹牌也說不定。”她率直地回答他。

他們聽見放鞭砲的音響，都沉默了一忽。

“你看還有人放鞭砲呢，還早得很。叫你多坐一忽，總不聽人的話。”君展在埋怨她。

“你那旅館裏的房子太吵了，我真不願意久坐。”

“那要怎麼樣的地方你才喜歡呢？”他笑問她。

“我要，要……”她斜睨着他，再給了他一個媚笑。

她家裏的媽子把門開了。

“你的兄弟在家裏麼？”幾次到她家裏的經驗迫着他發這個質問。但到後來他想，就這樣的問她也問不出什麼結果來。

“他麼？近來整日整夜的都不在家裏。還不是一樣的喜歡賭！隔新年還沒有幾天，他那裏有心緒一個人守在家裏。”她說了後故意的歎了一口氣。

“那你不寂寞麼？”他一面說一面想，假定她家裏沒有這個媽子時……但看她並沒有一點誠意讓他進去。

“寂寞還不是要過去。”她再歎氣。

“那末明天再會。”他很決意的向她點了點首。

“那末，明天早點來，不要叫我們焦望。”

君展一個人坐在汽車裏，一任車夫向冷暗的

空中馳騁。他祇坐着癡想。他想不出她不先有準備就不願意接自己到她家裏去的理由來。據她說，她家裏太髒了，也沒有一點可以看得過去的陳設。但這有什麼要緊呢？已經看過了，還怕什麼呢。他想，她家裏的確太不乾淨了。單是養了幾隻母雞一件事，他就覺得十分討厭。他一進去就看見院子裏，堂屋裏和天井裏都是整千整百堆的雞糞，也不見有人去打掃。他們像看慣了般的，不覺牠骯髒。她實在不像是由那家裏出來的姑娘。

君展悶悶地想了一會，汽車駛出到電車路上來了。街路裏雖減少了些行人，但電車還是一樣的飛馳，街燈還是一樣的輝煌，酒樓茶館裏也還是一樣的喧嚷。

他回到旅館裏來了，他開的房間是在三樓的一隅，正向 X 灣。他走上樓來，他的幾個同鄉還在那邊抹牌。

“想不到你這樣早就回來了。她不留你麼？”甲一面抹牌一面向着問。

“那裏！不要說笑。”君展回答他。

“的確是個尤物！”乙說。

“是個肉感的美人，怪不得君展如醉如癡的。”

丙笑着說。

“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展側！可惜平仄不調了。哈，哈！”丁哈哈地大笑，自鳴得意。

“君展，你和她到底達到什麼程度了？據我看來，你們的關係像很深了。她對你該有了什麼表示吧？”乙問他。

“淺得很，淺得很！我們相認識還不滿兩個月呢。那裏談得到什麼關係！”君展一面除外套，一面回答乙。

“接吻的程度總該有了吧？”丁跟着追問。

“那裏有這樣容易！”君展笑着說。

“君展，你如果再長漂亮一點，她早就上手了。”甲很不客氣地說。

“這也不見得。女子和男子不同，聽說越美的女子越喜歡醜男子，因為要這樣才顯得出她的美麗。唯有醜女學生不自知其醜，偏要揀肥擇瘦的找美男子。”

“你這個議論倒很新穎，可以算是一種革命的理論吧。”丁在嘲笑甲。

“那末像我的尊容怎麼又不見有一個女學生來向我攀交呢？你看我比君展怎麼樣？誰長得好看些。”乙說着自己先笑起來了。只有丙不說話了。他們都偷望丙，看見丙的像蜂窩般的臉皮通紅了。

他們不敢繼續說笑了，重新熱注到麻雀牌上去。

“她還有點封建思想，有點討人厭。”君展坐下來後說了這一句。

“何解？”甲一面注視棹上的牌一面問他。“糟了，糟了！九索過了我還不知道！”

“誰叫你只顧貪說笑！”丁說。

“她對於結婚的儀式像很重視般的。她說先要行訂婚式，後再舉行結婚式。我覺得這樣未免太花費了。所以我對她想放棄了。”

君展的視線透過窗上的玻璃板，他望見幾點微明的星火在灣面浮動。也聽見外面馬路上的轟轟的電車的音響。

二

第二天下午，君展從弈芳家裏出來時已經午後四點多鐘了。她和她的弟弟很謙恭的，很親切的送他到街路口來。印在他腦裏的一個不好的印象又加深刻了一點。

——今天總算是歡樂的一天。自己太孤獨了，看不慣他們母子姊弟間之暖和親愛。他們真可以說是享天倫的樂事。只有自己是個孤獨者，不要再嫉妬別人了。

他終和她舉行了一個訂婚式。訂婚式很簡單，交換戒指，共同拍影。此外在她家裏設了兩檯酒席請了十幾位女客，同時君展也在一家酒樓上請了二三十位同鄉和朋友來證明他和她今後再沒有自由向他方面發展了。

訂婚後的第三天，君展又約了她同到劇場去看才由美國來的新劇團的演藝會。

十二點鐘前後，她如約到他的旅館裏來了。他

才起來在洗嗽。

“吃過了飯沒有？”君展一面抹臉一面問她。

“早吃過了。”她懶懶地坐在他的床前的一把椅子上。

“吃過了就算了。下半天到劇場的樓上吃西餐去吧。這旅館裏的飯菜吃不得。”他走近痰盂前，一陣灰白色的水由他的紫色的雙脣間流瀉下來。她看見心裏有點作惡。

“美國新劇團今天演的是那一種腳本呢？”弈芳無意識的問。她說了後走到向騎樓那邊門口來。

“羅美阿和周麗葉。”君展洗嗽完了也走過近騎樓那邊來。他拿了一張劇場的廣告給她看，也湊近她的肩側來看。她登時聞着一種臭氣。

“××部下星期要我們去演戲籌款呢。”她說着站起來走近痰盂吐了一口涎沫。“我正打算演這個腳本呢，文科的英文教授已經把牠譯好了。”

“那末你扮周麗葉麼？”君展笑着問她。

她點了點頭。

“誰扮羅美阿呢？”

“我的兄弟。”她笑着說。

“仲瑚也會演戲麼？”他又感着一種奇特的驚愕。

“比我還演得好呢。”她的雙頰微微的泛了一點紅潮。“他在北京老不念書，只管很熱注的去習演劇。兩姊妹不該演這種愛情劇麼？”

“表演藝術，有甚要緊呢。”君展雖然這樣說，但心裏總有些澁澁的感情。

他們進T劇場時天氣還很好的，但到夜裏十一點多鐘出來的時候外面已經絲絲地下起雨來了。

他倆站在劇場門首爭執了一會，他說先回到他的旅館裏去，但她要求他直接地送她回她家裏。

爭論的結果還是她贏了。但那晚上還是可紀念的一夜。

再過兩星期，他倆結婚了。在X城近郊租了一家小洋房子開始了他們的小家庭生活。

出乎他的意外的就是結婚後的他倆的生活異常的平凡。她跟着時日的經過對家庭也愈覺厭倦。

對君展的勸慰，她沒有一句接受過，她像要對他起革命了。

不幸的君展，結婚後不滿三個月又遇着政治上的第二次的變革。在軍政界中的同鄉，朋友親戚也減少了許多。他的某機關的秘書也沒有得當了，只得寫信到南邊去叫家裏匯錢來用。弈芳也就漸漸地看不起他了。

她有時也很自愧，因為自己雖然有點討厭君展窮，但他對她的金錢的要求還是和以前一樣的沒有拒絕過。

——他還是個可憐人！他還不是一樣的供給自己麼？自己兄弟的零用錢都是他供給呢。

她雖然有時自悔自愧，但她也不覺得如何地十分難過。她想對他的金錢的誅求不過是件小小的罪過吧了。

——我怎麼能為他省區區的金錢而犧牲我的裝飾呢！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裝飾之外呢？

到後來，君展也覺得家庭乏味了。並且心裏還藏着一件不能告人的憂鬱。他想，能夠把家庭解散

就多用幾百塊錢也算了。但是現實告訴他現在是不可能的。

未結婚前，他曾介紹她到××部裏當了個股員。現在天氣漸熱了且因身體的關係就辭了職。現在他倆都算失了業，只有她的兄弟的由君展介紹的國立銀行裏的行員的位置還保存着。銀行的經理早換了，但仲瑚的位置還能夠保持，這是何道理呢？一般說，因為他是個小白臉，美男子，金庫科長很愛他。

君展到了下學期還是回到大學裏去上課，弈芳却廢學了。君展不在家時，她一刻都不能留在家裏。她不進戲院就回娘家裏去，每次回娘家裏去就一連歇三四晚不回來。君展也沒法子奈何她，因為生米已經煮成熟飯了。

君展因為弈芳對他的疏遠，新認識一位女友，是文科裏的同學。這位女同學和弈芳也約略認識的，姓杜名綺蘭。杜綺蘭本來趕不上弈芳的美，不過有個團團的臉兒帶幾分媚力；但在現在的君展的眼睛裏却比弈芳美。因為弈芳因身體的障礙減

損許多未結婚前所有的美。

其實杜綺蘭對君展完全沒有特別的意思，不過君展太慇懃了，人情難却，和他看過幾次戲，上過幾次酒樓吧了。綺蘭常向君展說要來看弈芳，但他表示十二分的拒絕。到後來他還是引她來了。弈芳像很歡迎綺蘭，不表示稍微的嫉妬，這使君展發生了一種驚異。

君展和她是陰歷正月間結婚的，到了九月初旬她分娩了。生了一個黃頭髮的女兒。據她自己說，她家的遺傳，多長黃頭髮的。

這個嬰兒很可愛，但君展總不十分喜歡她。不過要盡的義務——做父親的義務——還是非盡不可。爲這個女兒應做的一切，君展還是履行了。弈芳看見君展這樣的熱誠爲這個嬰兒，就覺得很對不住他，對他也就回復了幾分的舊情了。

三

因爲君展姓白，她就爲女兒取名珍珠。

“白珍珠！多好聽的名字，是不是？”她強迫君展同意。

“名字不外是個符號，叫瓦片叫石塊也可以，叫阿豬叫阿狗也可以，沒有多大關係。”君展分外冷淡的說。這時候弈芳唯有臉紅紅地不說話了。

快又近新年了，還只差十多天。君展覺得今年冬的空氣特別的冷靜。

一天午後——過了小年的第二天午後，君展由外面回來，才進門，覺得今天格外的冷落，一點聲息也沒有。平日回來用的吳媽定出來迎他的，今天連吳媽的影子也不見了。

——一點點的傷寒咳嗽有什麼要緊！但她總是大驚小怪的，服藥，請醫生鬧得天翻地覆，一家不寧。像這樣的，真叫自己不能在家裏多坐一刻！

君展走過了堂屋，到往後房的角門首了。他聽見弈芳在房裏和一個男子說話。他駭了一跳，忙住了腳，禁不住往下聽。

——不是我不想來，是怕姊丈多心。

君展知道來客是仲瑚了。

——那不是笑話麼？弟弟來看姊姊都有什麼嫌疑麼？

——不過……

——不過什麼？弈芳的笑聲。

房裏沉默了一會。

——你看有危險沒有？體溫像又高了些。不至於死吧。你試摸摸她的額角看，熱得厲害呢！

——不要緊吧。這劑藥服下去了後可以轉身吧。真長得好看！怪痛人的。

——還是母系的遺傳。像她的父親就醜死了。弈芳的笑聲。

——母系也不見得什麼縹緲吧。仲瑚的笑聲。

——什麼意思？

——大媽我沒有見過。我想總趕不上家裏的媽媽好看吧。不然何以父親生前不願和大媽同住，單把你接出來呢？

——那也不見得。這是年紀老了的關係。

——照姊姊看來，大媽該是很體面的，不過姊姊實在有幾分像父親，第一點就是體格。這末大的

一張嘴完全和父親沒有兩樣。

——講到父親，我真恨他不過。那個老昏頭早死了早好！你再莫提他了。你的母親也是個笑面虎，所以把我的媽媽害得一世不得出頭。她不單對不住大媽，還對不住父親呢。等到父親死了後才對我講了許多假仁假義的話。

——我比你還討厭她！

——所以我說現代的世界完全是個矛盾的世界。現代的社會完全是由整千整萬的矛盾事實造成的！像這種社會不打破怎麼得了！你看我們的精神生活何等的痛苦！

——那是自己不好，不要再把過失推給社會了。一般失意的人都在罵社會，真的聽得討厭了。罵社會之先也得罵罵自己吧。

君展站了一會聽不出什麼頭緒來。他不知不覺間自然地咳了一聲。

仲翹忙由內房裏臉紅紅地走出來。

“婦丈回來了麼？”

君展看見仲翹今天穿的西裝特別漂亮，美男

子的格式已經十二分的全備了，連他也覺得有點可愛。祇有那條鮮紅的領帶實在有點刺目。君展又看見他的外套都披在身上沒有卸下，剛才緊縮了些的胸口又寬裕起來了。

跟着老媽子也由後面的廚房裏出來了。君展也只能和仲瑚很客氣的招呼了幾句話就走進房裏來。他看弈芳的態度很安閒的坐在床裏袒着胸脯。小孩子啣着她的一個乳嘴像睡着了。她看見君展進來祇說了一句，

“回來了麼？”

君展祇點了點頭沒有說話。他下了帽子再脫馬褂，隨後就出來招待仲瑚。他們祇對坐了一刻，彼此都像在戒嚴中沒有話可說，仲瑚就告辭走了。君展也不留。

他小孩子昏睡了兩天還不見好。君展只得請了一個醫生來診視。因為小孩子每夜裏哭得很可憐，他也不能安睡。醫生來診了，說是患了茵胡劣緣咤症，在家裏看護不好，要入院才可以望早日平復。

弈芳抱着小孩子進病院來時，院長說有點遲了。弈芳却不相信是進院遲了，因為她原來就不贊成進病院的。她只說是在途中車子裏加受了點寒，所以難治了。當然，她只埋怨君展。

院長說，能夠把今夜挨過去，到了明天或可望轉機，所以今夜裏要特別的看護得好。弈芳因為近這幾天來疲倦極了，要君展陪她們母女在病院裏住過這一夜。君展先想拒絕，但到後來知道拒絕不了，就答應了。

弈芳很熱心的在看護小孩子，君展只坐在她傍邊打盹。他聽見小孩子微微在咳嗽。咳嗽之音有點像在遠距離的犬吠。

到了夜靜十二點鐘的時候，小孩子像睡熟了。弈芳把君展推醒。

“小孩子睡了，你也睡一忽不好麼？”君展揩着嘴角上的涎沫對她說。

“我睡不着，有點害怕。你還是起來陪陪我。”

君展睜着倦眼望了望她，他發見她在拿一條汗巾揩眼淚。但他也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她。

“我問你！小珍珠萬一有什麼，你怎麼樣？”她再流着淚說。

君展像石塊般的沉默着，他祇不轉瞬地望着她。

“這個小孩子死了時，你怎麼樣？！”她的聲音比先頭高一點了。君展的眼睛也跟着她的聲氣睜大了一點。

“……”他還是一樣地不說話。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這個人真卑怯，有本領去幹還不敢說出來！你當我不知道麼？我知道你給那個狐狸精迷住了，不要家了！”弈芳哭着說。

“那一個是狐狸精？你知什麼事？”君展到了這時候不能不開口了。

“你騙我不知道！”

“我還有什麼能力！你要說儘管說。我自一身還處理不了，還有工夫管別人的事麼？”

“我知道你早想不理我們了。但是沒有這末容易，你能把我們養活，那你就離開我們也算了。”

“不要說了，睡吧。有話等小孩子好了再說

吧！”君展打了一口呵欠，用腕枕着頭再向棹沿上靠下去。

四

小孩子雖然挨到天亮了，但醫生來看了後說難得有希望。弈芳聽見醫生說小孩子的病危在頃刻，她就主張打發一個人去通知她的娘家。醫生也說外祖母能趕來見見面，抱抱也是很好的。但君展像有什麼特別理由，主張不必。結果還是她的主張貫徹了。

“你要向我媽說，她如果不能來就請我的弟弟來。務要請他來一趟。你說小孩子快要死了，早來一刻還可以看見她。”弈芳流着淚向到她母親那邊去的當差的說。

但是仲瑚趕到來後，小孩兒已經斷了氣息。

自小女兒死了後，他倆間愈加冷淡了。她更厭惡獨守在家裏了，君展常看見她一個人坐着流淚。他想，她當然是爲孀女傷心。

嗣後她每在他出去後也把房子空起來，一連四五天不回。她只說家裏像冰窖般的，她一個人住不下去。問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她回答說，除了娘家還有什麼地方可去。他倆偶然碰着同在家裏時，也曾應着生理上的要求親近過。不過，他想實在是無聊的動作。

一天，君展和平時一樣很疲倦的回到家裏來了。他才進門，吳媽就告訴他，她吃了中飯就出去了。這是他意料中的事，他心裏並不發生什麼不快的感情了。

很寂寞地一個人吃了飯後，坐在房裏，覺得這樣冷清清的長夜實在難得度過去，於是他囑咐了吳媽幾句話再走出馬路上來。

暮春天氣，並且一連七八天不下雨了，與其說是暖和寧說是悶熱。他祇穿了一件夾長衫，出來在馬路傍的 Pavement 上行了一會，他聽見街店的洋鐵簷篷上的雨滴的音響，頭上也滴了幾滴雨粒。由 X 灣吹進市裏來的冷風也一刻一刻的強烈起來。他後悔少穿了衣服，也埋怨自己不該不帶傘出

門。他正想找一家咖啡店進去躲躲雨。

——就一個人看電影去吧。坐汽車去。但他向大馬路上望了望，不單沒有汽車馬車，連黃包車也沒有一台。雨滴漸漸地大了，馬路上的行人也少了些，拂面的風也漸漸的冷起來了。沒奈何，他放快脚步，向前面急急地走。他一邊走一邊聞得着自己呼出來的一陣酒臭。

“喂！不是君展麼？”

他忙抬起頭來看，一個身體粗笨的青年撐着一把洋傘站在他面前了。他定神一看，原來是在某軍政治部裏工作的一個同鄉管勝人。他的外貌雖然有點粗俗，但人品却很高尚，並且對友人也很厚道，所以朋友們就叫他做管聖人。

“聖人麼？到那裏去？”

“送一位朋友到市廳裏去，那個朋友是廳長的老同學，他就在那邊歇夜了。我現在要回家去。”

“不是回你們部裏去麼？”

“今天星期六呢。”聖人笑着回答君展。

雨越下得急了。

“你沒帶傘麼？真不好。我的傘又不能借給你。”聖人苦笑着說。

“不要緊，躲一躲就過去了。這樣的雨下不久的，我們到那家咖啡店去坐坐好麼？——叫什麼咖啡店，我忘記了。”

“中山咖啡店。”聖人的記憶力比君展的到底強些。

他們共撐着一把傘在電車路口轉了灣，一家小小的咖啡店就在那條橫街進去的靠左第三家。

咖啡店裏很寂寞的沒有一個客，一個大廳和幾間小房都在空着。廳正中的敷着白棹套的長檯擺着三四個洋磁花瓶。把籐椅子在長檯的周圍也排列得很沒有秩序。

他們在正廳靠街的一張小棹的兩邊坐下來。君展就由衣袋裏取出一包紙煙拿了一枝給聖人，自己也拿了一枝啣在口裏。

“你怎麼不穿軍服呢？”君展笑着問聖人。

“你喜歡軍服麼？”聖人也笑着問他。

“穿軍服做什麼事都方便些，坐洋車也可不和

車夫預先講車價。沒有軍服穿就要穿黨服——中山裝，掛上一個黨部的徽章，就不怕人欺侮了。”

“你鈕釦上不是有個徽章麼？”

“那是大學的徽章，一點沒有價值。洋車夫認識了大學的徽章時還要敲竹槓呢。”

“不至於吧。”聖人狂笑起來了。

“怎麼你們部裏近來也停癱息鼓的一點活動都沒有了呢？”

“現在還有什麼工作可做呢？宣傳也到了個程度了。本來早該解散的，但部的當局要維持他們一班人的飯碗，所以還天天在印刷宣傳品。其實出去宣傳也沒有人聽了。發出去的宣傳品也沒有人看了。驕功的兵士也不接受政治訓練了。做政治工作的人那一個不心裏自慚尸位，不過一唱高調就沒有飯吃了。我早就想辭差，但事實上到了現在還沒有辭成功，你看經濟問題困人不困人。你近來怎麼樣？快要畢業了吧。還是教育界好些，雖然清貧，但很高尚。”

“清高什麼！你不看見大學教授們向軍閥，政

客，買辦階級叩頭討吃飯錢麼？’

他們在中山咖啡店喝了點洋酒和紅茶，就叫堂倌算了帳一同走出店門首來。

“你現在想到那裏去？”聖人問君展。

“我想看電影去？你也陪我去好不好？一個人看太沒有意思了。”

“那要看九點班的，還要等半個多鐘頭。”聖人看了腕錶，告訴君展七點半鐘了。

“那麼到西園去看新劇好麼？”

“那些女同志演的新劇實在不敢領教，看見使人肉麻。新年初二我們部裏開了一個遊藝會，請了幾個女同志演新劇。她們演了一齣‘過新年’那裏是什麼新劇，一個一個的輪着唱一出戲吧了。看得個個打呵欠。我實在替她們臉紅了好幾次。”

“我們就去走一趟吧。敢到西園去眩藝術的總比你看的強些吧。如果真的不好，我們就走。”

聖人看見時候還早，雨又晴了，不得已答應了君展，同坐了一輛馬車到西園來。

五

聖人搶先的買了一張包廂券。君展心裏很不過意，但又不便把錢還他，只好連說了幾句“對不住”。

他們才走進戲台左的第四號包廂來時，座客在熱烈地拍掌，因為舞台在閉幕中，下一幕的背景又沒有排好，所以看客都在拍掌催促。

閉幕中的場內的秩序異常的混亂，他們看見了這種情狀都後悔不該不去看電影。君展把招待員給他的 Programme 翻來一看，演員的欄內竟有弈芳的名字。他發見了他的名字時像觸着了電般的。但他立即恢復了他的狀態，因為他怕給聖人發覺了他的祕密。

脚本名叫“舊家庭”。他看見這個劇名就曉得是一個在X市自稱戲劇大家的T先生編的。

“看見這類名詞就肉麻！”聖人很憤慨的說。

“牠的內容不看也曉得了。把牠概括的說出來無

非是‘打倒舊禮教’，‘打倒舊家庭’，‘殺父親去’，‘革母親的命去’，‘戀愛自由’，‘和舊的離婚’，和新的共同生活’一類的情節。不要看了，快走吧。”

君展本來也想走，但又捨不得走。他想，今晚上倒要看看她的藝術呢。他把聖人勸慰了一會，但聖人執意要走。結果聖人先走了。

劇中的情節完全不出聖人所預料，弈芳就扮了一個革命青年的新情人。矮子陣中比高，君展所深信爲藝術不甚高明的弈芳，因爲其他的演員太差了，還表演得不錯。後來聽左側右面的人說，那個扮革命青年的就是“舊家庭”的創作者。君展覺得這個青年藝術家還不錯，生得這樣漂亮。弈芳恐怕不單是他的戲劇中的情人了吧。

“舊家庭”演完了。君展看見那個扮革命青年的真的穿着軍服，背皮帶和弈芳並肩的走到對面舞台右排的第三號包廂裏了。他又看見那包廂裏還有兩個男子，一個女人。他也認識了兩個男子裏面的一個就是仲瑚。

他們三個人看見弈芳和革命青年進來了，都

站了起來。不一會他們都離了包廂出去了。君展最初怕給他們看見，忙側了一側身，不敢給弈芳認識。但到後來，他知道他們五個正忙於享樂，那裏會注意到對面包廂裏有人在偵視他們呢。

君展看見他們走了，也站起來打算回去。

——早點離開吧！和她，唯有離婚的一途了。

這就是自由戀愛結婚的結果。

他走出到戲院門首時，看見一輛汽車鳴的一聲向海岸那方面駛去了。他癡望着那駕汽車遺留下來的一陣白烟在戲院門首站了一忽。

——回去吧！回去把這個不幸的家庭解散了算了！”

近十二點了，他僱了一輛洋車趕回家裏來。

第二天十點多鐘，君展還在家裏，弈芳笑容可掬的回來了。

“你沒有出去麼？”

他有三四個月不曾看過她這樣的和顏悅色了。但他想到昨夜裏的事，覺得她的這種表示已經遲了。他對她還是點了點頭沒有話說。

她在後房裏摸索了半天才換了一身家庭裏常穿的亵衣服出來。他走近他的書桌前還是笑容可掬的向他說，

“我送你這幾張入場券，你去多約幾位朋友來看看我的藝術。”四張紅紙印的包廂券放在他的書案上了。

“我早看過了！不單你的，那位革命青年的藝術也賞鑑過了，好得很！”他本想發作幾句，但到後來還祇是淡笑着說。他說了後就免不得望望她的顏色。

“真的麼？你看我比他誰演得好呢？”

她的大膽的態度倒使他有點氣憤了。

“當然是你啦！”君展冷笑着回報她。

他們看見吳媽進來了，也就沉默了。

“你認識他麼？”她望着吳媽出去了後再問他。

“鼎鼎大名的！誰不認識？！”

“你也認識他？”她再問他。

“不是××部的藝術科長麼？”

君展這瞬間在她臉上發見了幾分驚慌。

但一星期內他倆的離異得了雙方的同意決定了。君展也覺得人生太過於滑稽了，離散的前一晚還能夠和她這樣的親密。她不會拒絕也是他意料所不及。

家庭解散了後，君展就搬回學校的寄宿舍去了。

六

在搬回學校的第二天早晨，起床的鐘聲盪到枕邊來時，君展起了一種新的感覺。

他想自己像做了一場春夢，醒來只感着空虛。前後僅三四個月，自己仍然頹臥在冷寂的空床上。如果這算是人生的一幕，那人生就夠滑稽了。因為弈芳，自己得罪了不少的人，在社會上也失了信用。最痛心的是革命的同志朋友們都輕蔑自己，離開自己了。自己在這幾個月中空勞碌一場，所贏得的只是在心坎上多劃了幾道傷痕。

——到民衆中去吧，重新做人去吧，看能夠做

點勞績出來補償前失麼，他這樣想。

——不。不行了。他們不信用我了。自己也再無這種勇氣了。

他再回憶到革命軍未到 X 城以前，在陳吳軍閥治下的時代，自己何等地勇敢去做祕密工作，散發傳單，受過反動派學生的誣陷，也在警察拘留所裏住過一個多星期。但是革命軍到來後，自己反墮落了。想到這裏，君展不能不咒詛自己的弱志薄行。

日前一個人搬出學校去，現在仍然是一個人搬回來。但在這期間中却沾染了許多無聊的習氣，領略了許多人世的甘苦。但是徒勞仍然是徒勞，不單對社會沒有半點貢獻，自己又得到了些什麼呢？

但他還不免會思念及弈芳。弈芳的確有許多美點足以使他懷戀。明明一點不離奇的離婚，現在想來又有點離奇了。他想來想去覺得離婚的重要原因，落葉歸根還是經濟問題。自己經濟之不如意，終引起了許多糾紛。

早膳的鐘又敲過了。君展才慢慢地從床上起

來。

“老白，吃稀飯去！”同房的一位同學姓朱的一面對君展說，一面把他自己特備的一雙象牙筷在壁釘上掛着的毛巾上擦了一下。

“還沒有洗臉呢，我不吃稀飯了。有油條，給我帶一兩條回來。”

“你要你自己去拿好了喲。”姓朱一面說一面半跳勢的走出去了。

君展想昨天早上起來時，吳媽還替自己打臉水呢。把東西收拾好了後，只給她兩個袁頭，叫她走了。她爲人頗忠誠，現在她又到荐頭行裏去找頭路了吧。

他再感到一種困難了。剛才感覺到的困難是起床的鐘聲催人太急。現在所感到的是洗臉的地方太遠了。沒有媽子伺候，困難雖然多，但他不敢因此退縮。他想對於往後自己的生活唯有努力奮鬥，奮鬥到恢復從前的狀態。

他打開假皮箱，把毛巾牙刷牙膏肥皂從亂衣堆裏翻出來。昨天打疊行李時太倉猝了，把看到的

東西就抓進箱裏來。現在才又東一件西一件從箱裏找出來。

隻手拿着肥皂牙刷和牙膏，隻腕上掛着毛巾，反背轉把房門帶上。

他慢慢地走到盥洗室來了。他怕碰見同學，尤怕碰見同級生。等到他看見盥洗室裏冷靜靜地沒有一個人，他心裏才平靜下來。

他剛扭開水喉，盛滿了大半盆水時，盥洗室門口進來一個人。他忙昂起頭來看，原來是老許——學校黨區分部的執行委員。——他不覺臉紅起來。

老許從前也向弈芳進攻過來。本來老許所具有的一切條件都比君展強，弈芳也很喜歡他，尤喜歡他把持黨務。不過後來因君展得了政治上的助力，弈芳又轉變了方向。論理，老許只能恨弈芳，不該恨君展的。但由一種嫉妬，老許十二分的恨君展。

“嘿，——老白！”

“嘿，老許，好久不見了。吃過了稀飯麼？”君展刷着牙，只好裝出笑容來問他。

“剛吃過了。你幾時回來的？”

君展看他的臉上就帶幾分刻薄。

“昨天下半天。你近來好麼？”

“沒有什麼。”老許一面說一面看見君展的紫色雙脣上塗着許多帶着泡沫的白牙膏，才吃下去的五碗稀飯快要嘔出來了，忙背過臉去。

“老白，你比從前更難看了，更像猴子了。”老許在笑。

“老許，你還是和從前一樣地漂亮啊。”君展也笑了。

他倆都臉紅紅地相對沉默了一忽。

“弈芳呢？”老許忽然像下了決心般地問君展。

“……”

“到鄉下去了麼？”

“……”

“你怎麼不住在家中呢？”

“是的，我的家庭解散了。”君展的雙頰紫漲得像豬肝的顏色了。

“哈，哈。這才有趣。你們組織家庭時，不是曾

在子報登啓事說，爲集中革命力量，永久同棲麼？何以又把革命勢力分散了呢？”老許像得了痛快的報復的機會。

“……………”君展的臉色由紫紅轉成蒼紫。

“你現在的感想如何？我應向有經驗的人領教領教。”

“戀愛是平凡，家庭也是平凡，平凡得討厭。”

“不見得吧，真的你厭倦她了？”

“……………”

“你倆中那一個先提議分開手的？”

“……………”君展覺得老許太豈有此理了，所發的質問句句都有刺般的。

“她丟了你，是不是？”

“不要談那些無聊的話了。”

“人家說弈芳太過于實行博愛主義了，真的麼？”

君展聽着真有點生氣了。他想，老許縱令不替弈芳留點餘地，但也不該向自己一句一句地緊迫。他完全是向自己宣戰一樣。這是什麼道理呢。

“杜綺蘭怎麼樣了？”

“誰曉得呢！你越問越奇怪了。杜綺蘭和我，怎麼扯得上呢？”

“對弈芳失望了後，你不是向杜綺蘭打過主意麼？”

“你怎麼胡說霸道！真是豈有此理！”君展真有點動怒了。紫黑色的臉上青筋一條條墳起來。

“哈，哈。你太沒有黨的訓練了。你我都是黨員，黨員開小組會議時，不是要很坦白地互相批評麼？”

“在盥洗室，我們兩個人是開小組會議麼？就是開小組會議，也可以攻訐同志的陰私麼？”

老許是開口黨，閉口黨的。一天到黑恐怕不止幾百個黨字由他口裏發出來。他明知君展在黨的信用上完全破產了，所以故意提出黨的事來向他說，使他傷心。

“我對你說的話，在你只當是個人的婚姻和家事；但在我們負有改造社會責任的黨員看來，實在是一種社會問題，人生問題，應當切實研究的。”

“……………”君展只嫌不理他了。

老許臨走時還說，

“老白，你的主觀太重了，應該多接受客觀的批評，不然，你就要變成反革命了。”

七

君展回到房裏來看見老朱也吃完了早飯回來了，正在那裏擦象牙筷。

“老朱，你吃過了？”

“吃過了。”

“還來得及麼？”

“來不及了。我回來時，大司務們在收拾碗筷了呢。”

“挨半天餓吧。”君展心裏起了一陣苦笑。

“學校的規則的生活是不適于享過家庭幸福的人！”

君展雖然面背着老朱，但聽到這一句話，好像腦後又是一個冷笑的面孔。

他把肥皂牙膏牙刷一齊丟在桌上，向四壁張望，想找一個安置這濕淋淋的毛巾的地方。但光頭床沒有床架給他張掛，破舊的牆壁上也不見有一根釘頭。

“老朱有洋釘沒有？”

“有一根。”老朱拖開抽斗，找出一根洋釘放在桌面。

“拿前來給我好嗎？”

“你自己不會來拿嗎？”

君展覺得從前的家庭，自己認為平凡無味的家庭，只把自己的懶惰性和自尊性養成功了。現在又回到學校裏度個人的生活，似乎到處都是不便和冷寂了。

“老朱，你做人太孤獨了。你不能做完全的黨員。你沒有合作互助的精神。”

“哈，哈！要做你茶房，做你的傀儡，事事聽你差遣，就有資格做黨員了，就有互助合作的精神了，是不是？”

“不是說現在的話。這是就我平日的觀察說

的。”

“就我平日的觀察，你不單是一個遊移份子，你簡直是個投機分子。你學盡了新官僚的脾氣，做盡了無聊的事情。你不單不可以做黨員，並且不可以做人！你不單沒有合作互助的精神，你只有媚上欺下的劣性格！”

“老朱，夠了。何必這樣認真呢？”

“誰認真？只有你說人，沒有人說你的餘地。你的領袖慾太強了，獨裁性太重了些吧。”

君展看見不得下場，只好戴上帽，悶悶地走出來。

前兩天才下了雨，走出門來，雖然感着暮春的微寒，但初晴的陽光，在頭上照着，又微微地感着燠熱。君展脫下頭上的毡帽，拿在手中，慢慢地揮着，沿馬路的 Pavement 一直走向公園前來。

——今天索性不上課了。好在只要多做點活動的工作，請黨部寫一封信到學校去證明自己是在外面做黨務工作，那就不上課，不考試，也不怕不能畢業的。何苦埋頭窗下，坐冷板凳，讀死書呢？

自己只待機會到來，就要出去做官或穿軍裝的。”

君展出來本沒有何等目的，不過惘惘然隨着機械的脚步向前移動。但已到了公園門口，也就無所謂的進來了。

在公園裏，他遇着不少斜掛着皮帶的五及先生。其中有不少挾着妙齡的女同志同來的。君展看見，不覺暗暗地羨慕起來。他想自己雖然也享受過這種幸福，但自己的青春就迷迷惘惘地過去了。想到這裏，不覺發了一聲長歎。

君展隨着山勢的傾斜，沿石段一級一級地走上來。

這X城唯一的公園，除了有幾株樹和幾塊墳地以外，什麼都沒有。縱橫的亂草，和破碎的磚瓦，徒引起人的荒涼的感覺。點綴着暮春的光景的，恐怕只有雜亂的遊人和暖和的陽光吧了。

君展對着這個和他的心境一樣荒涼一樣寂寞的公園，發了無窮的同情的感慨。

在半山腰有一座古朽的建築物。自X城政治變革以來，黨政軍的要人，時常在這裏開羣衆大

會。這公衆建築物雖然破舊了些，但在 X 城找一個比這個更好更大的是不可能的。所以這座建築物依然保持着公衆聚會的中心。

君展行過這座公共建築物時，看見門口又貼上簇新的一張遊藝會的 Programme。他湊前去看，原來又是追悼某軍的爲他人享樂而死戰的英鬼。他把這 Programme 看下去，在許多節目當中，演員的欄內又有弈芳的名字。跟着她的名字，看到她扮演的節目，原來她又是和她的兄弟表演“羅美阿和周麗葉。”他登時感着一種惆悵和酸痛。

君展反身待要走時，又想不妨再來看看她離婚後的藝術和表情吧。他再翻轉頭看表演的時日，在紙角上標着是本日下午八時。

“老白！”

聽見上面有人在叫他，忙抬起頭來看。他看見管聖人站在上面的橫道上，對着他張開口笑。

他真夢想不到聖人也會春色滿面，到公園裏來吊膀子。這時候他本感着寂寞，看見聖人，非常歡喜，忙三步併作兩步走到聖人身邊來了。

“你幾時來的？”君展喘着氣說。

“剛才來的。你在看什麼？”

“一張遊藝會的節目。”

“是的，×軍開追悼會。”

“你來做什麼？你部裏放假麼，今天？”

“是的。不放假，就來當個糾察員不可以麼？”

“在追悼會開遊藝會已經是不倫不類了，何況又是表演愛情劇呢。”君展像感慨無限般歎了一口滑稽氣。但忙又接下去說，“像你們就好了。現在是你的黃金時代了。事事都站在人的前頭，時時都有官做。我落伍了，趕不上你了。”

“這算得什麼！”聖人聽見君展說到“……現在是你的黃金時代了”便接着說“這算得什麼”。等到君展說到“我落伍了，趕不上你了，”他還在繼續說“這算得什麼”。大概他不十分留心聽君展的說話。

“看你襟角上的一塊徽章和一身軍服，就很了不起了啊！”君展看見聖人穿軍服雖然不稱身，但也有種特別的光彩。

“其實我十分討厭穿軍服的。不過近來軍長有

命令，凡本軍的職員不穿軍服，不行敬禮的，就要撤差。……”

“你也怕撤差嗎？”君展笑着問他。

“革命問題就是爭飯吃的問題。沒有飯吃，誰不怕呢！現在的緊要問題，是在想方法使大家都有飯吃。有一小部分的人沒有飯吃，就不是好方法了。”

君展想聖人做了幾個月的政治工作，而頭腦還是這樣頑固，抱着淡薄的博愛主義，真可笑。想和他爭論幾句，但現在的君展沒有日前的勇氣了。

“現在的政治工作沒有從前那樣鬧熱了呢。”君展忙轉了一個話頭。

“是的，現在剩下來的政治工作只是開遊藝會，和發行小報稱揚上司。此外，沒有事可做了。除了這些無聊的事和稱功頌德以外，還有什麼呢？”

“是的，現在的青年的革命情緒早經麻醉了，只有戀愛的心情，還沒有疲倦吧。”

“你本來也是個在浪頭上狂熱過來的人，怎麼現在又作假正經呢？”聖人微笑着說。

“我窮了，做不出事來了，所以只好說些像卷頭詞的話罵罵人。”君展也微笑着說。

“罵人的時代過去了，現在應該拿點東西出來給青年看。自己拿不出什麼東西來，光是罵人，青年對你定會厭倦的。現在是我們應該如何做的問題，不是應該如何罵的問題。”

君展給聖人說得雙頰緋紅，一時說不出話來。

“我前幾天才聽同鄉們說，你和你的夫人離婚了。這又是什麼道理呢？你現在有點後悔麼？”

“不。這樣的家庭，我是厭倦了。老實對你說，弈芳太對不住我了，把污泥塗到我的臉上來。”

“對於現代的女子，你還要這樣誅求麼？”

“……………”君展感着一種似慰快的感情，但同時又感着似屈辱的感情。

“我們到山頂去走走吧。我在這裏站得太久了。”

他們走上山頂了。在山頂可以望見全城的風景，魚鱗似的灰黑的屋瓦，使他們感着單調和枯燥。倒是脚底下一塊一塊的青草，有點春意，微微

在他心頭浮起。

君展一早起來沒有吃稀飯，現在腹內作雷鳴了。在從前是整天上菜館上慣了的，剛才也起了幾次的饑慾，但一想到手頭的羞澁，又忍着把口水倒吞。

兩人坐在山頂，慢慢挨到午刻，城內各家的屋瓦上已透出炊煙。君展更餓得難挨了，站起來，打算回學校裏去。還是聖人約他到菜館裏去吃飯，君展像得了赦令般的，舌頭上湧起一陣涎沫來。

兩人從山上下來，穿出橫街，走到一小菜館裏來了。

“老管你前日不是說有一位朋友和市政廳長同學的嗎？”坐下來後，君展對聖人說。

“是的。”

“老實講，我近來沒有工作做，很無聊。尤其是手頭拮据，真是再苦沒有了。你能夠託你的同學在市政廳那邊替我想個方法麼？”君展低下頭，低聲地說了後，就感到自己的雙頰發熱。

“這我不能盡力。千萬請原諒。”

“什麼道理呢？”

“市政廳長的親戚，朋友，同學，學生非常多，現在已安插得滿滿了。我說的那位朋友正在冤鬼纏身般地死糾纏着廳長，還沒有得到相當的位置呢。假如有可圖，我還穿軍服來就這幾十元的小差事嗎？”

“朝裏無人，休想做官。所謂建設廉潔政府，剷除貪官污吏，不過如是如是。”君展說了後苦笑。

“但是，你從前也是這套把戲中的人物呀，現在就歎氣了麼？”

“那是個人問題。總之，對從前，對現在，我都不能滿意的。要革命真正地成功後，我才能滿意吧。”

“我就無所謂。我不能做伯夷叔齊白白地餓死于首陽山。我要做聖之時者，我要做伊尹，治亦進亂亦進。不客氣地說，我是隨時趨勢的。無論對什麼時代的政局，我都滿意的。”

君展想，中國之糟，就糟在這類聖人太多了。但是自己還有什麼資格責備聖人呢。

這家小館的廣東菜弄得很不錯，一盤紅燒魚頭，一碗什會湯，一碟叉燒，一碟香腸，一碟鹹魚，一碟炒油菜，聖人吃了五盅白飯，君展也吃了三盅，聖人花了三塊多錢。

兩個人各拿枝牙籤剔着牙齒，從小菜館出來時，將近午後一點多鐘了。

八

天氣晴朗，近初夏的陽光已感着炙肉的鬱熱了。君展早晨出來時，裏面還穿了一件棉背心，上面加上一件夾長衣，又走了一段很長很長的街道，背部濕黏黏地透出些膩汗，兩腳底也感着汗氣的潮濕，腿部也有點酸軟了。

近來很無聊，君展天天只出來閒躑躅。他走到郊外一個有名的小花園門首來了。花園名叫爽秋園，在春暖期中遊人如鯽。凡是不耐寂寞，欲覓情侶的人，莫不到這裏來。園裏的一個小茅亭，正是君展和弈芳的紀念地。君展今天來，到底是憑吊遺

跡，抑或是想重覓情侶，那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他待買門票，忽然看見一輛汽車由那一頭捲起黃塵駛過來。汽車頭上還插着一枝旂子，引起了君展的好奇心，他想不忙進去，看看是那一個機關的汽車。汽車在爽秋園門首停住了。君展看見旂子上寫的幾個字，是二百零九軍軍部。他想二百零九軍軍長是劉有爲，自己從前在軍事委員會見過的，是一個最反動的老頭子。但坐在汽車裏的並不是他，坐在裏面的是個矮矮的白面書生和兩位女同志。他再認真看那兩個女同志，幾乎把君展的臉色都氣黃了。這兩位女同志一個是杜綺蘭，一個就是他最恨，但時時還在思念的弈芳。他的雙腿不住地戰抖，同時也發了一陣惡寒。他忙躲到一株大樹後面去了。她倆也沒有注意到他，只和那個青年說說笑笑進園裏去了。

君展在大樹後躲了一會才走出來。兩名勤務兵也跟進去了。只留車夫坐在汽車裏守着汽車。君展忙走前去，問那車夫，那位青年軍官是那一個。汽車夫很不高興地告訴了他。他才知道那位青年

是劉軍長的姨太太的兄弟，也是二百零九軍的政治部主任。

不看見她們還好過。見了她們後，君展便感着一種嫉妬和痛恨。他想杜綺蘭何以又會跟他們做一塊呢。於是他又想到他前星期在市內一家酒館門首碰見她，約她進去吃點東西，她還很客氣地陪着自己吃了一頓飯呢。她還對自己說近來沒有碰見過弈芳，也沒有提到軍政治部的事。但看今天的情形，她那天完全是向自己撒謊。以爲她是和弈芳不睦的，自己太老實了，向她說了許多弈芳的歹話。她一定去告訴弈芳了。她們便一同在笑我，批評我吧。

君展愈想愈難過，雙頰也爲這種回憶紅熱起來。他無意識地伸出隻掌來向自己的紫黑色的左頰上打了一掌，口裏呶呶地像在說什麼話，但聽不清楚。汽車夫看見他那樣傻頭傻腦，也笑起來了。給車夫一笑，他不好意思了，拔腳就跑，指着原來的路走去。

君展回到學校寄宿舍來，十分惱喪。有兩三個

星期不出校門了。在這個期間中，除了和同房的老朱有時發生小小的衝突外，很平穩地過去了。

他雖然不出去，但心裏還是很想知道弈芳的消息。自己也莫明其妙，何以從那天在爽秋園門首看見她後，會比以前更思念她呢。大概是嫉妬吧。不看見她，不聽見她的消息時，心裏倒沒有什麼不好過；看見了她，聽見她又和二百零九軍軍政治部主任何清發生了關係，心裏便十分不好過。他想，寧可打死了她，不願意看她再嫁別人。這大概是嫉妬呢。但據物質學者說，有嫉妬即有戀愛。莫非自己還在眷戀着她麼？

——不，不。決沒有這回事！自己只有恨她，決不愛她了。假定她能回到自己身邊來，要求繼續和自己同棲，自己還能夠容許她麼？……不。決不能夠了。曾經她的兄弟，T股長，及何主任等人親過了的她的嘴唇，自己再不能接受了。但是何以日前的T股長，今日的何主任，又這樣喜歡她呢？難道她們還不知道她的過去的墮落生活麼？不，當然知道的。知道她的墮落生活，而還可以和她這樣的

接近，就此可以知道自己和他們對她的心理是不同的。自己對她的要求，是要她做平凡的妻。他們對她的要求，是要她做洩慾的工具，——說好聽一點，要求她做活潑的情人。但是現代的女同志們是厭倦做人的平凡的妻，而願意做有權有勢者的情人。潮流如此，自己不識潮流，思想落伍，何能怪弈芳呢？

“老白，你近來的行爲和從前大相反了。你長日躲在房裏怕人看見嗎？”

“笑話，怕誰？”

“你近來不出去，也不上課，到底爲什麼啲？”

老朱再問他。

“我有我的事情，你不要管我！”君展有點不耐煩了。

‘談革命是很好的。中國的現狀，實在要求細民的革命，要求勞苦民衆起來革命，才能打倒帝國主義。我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打倒帝國主義。但欲打倒帝國主義，只有靠勞苦民衆的力量。現在的軍長師長們沒有打倒帝國主義的能力了。沒有訓

練的兵隊也沒有打倒帝國主義的能力了。政客們和寫傳單的學生們，更不消說了。革命之所以會停頓，完全是因為唱革命的人的出發點多是在個人主義。老白你就是一個好例。你在××政治部的時候，你不是Don Don地宣傳過革命麼？讀你的文章，真是理論十足。但是你沒有把你的心淨化，你高唱革命理論的動機，只是想自稱領袖，想把持一切，想多拿錢。現代青年都知道你的底細，所以決沒有人理你。結果你只有失敗，你只有煩悶，老白，你想我的話對不對？你該克服下你的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接受我的忠告才好。”

君展聽見老朱說了一大篇教訓，正想回答，忽然聽見房門呀的一聲，有一位姓秦的同學走進來，咬着老朱的耳根，說話。君展極力聳起耳尖，但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只看見姓秦的說一句，笑一聲，又偷眼望君展一回。

“你們鬼頭鬼腦的說些什麼？”君展惱起來了，高聲地罵他們。但秦和朱只笑了一聲，於是秦就出去了。

君展更加不得要領起來，他只見老朱低下頭去，像在寫什麼東西。

君展再不能忍耐下去了，他站起來，走到老朱棹邊。

“老朱，什麼事？”

“沒有什麼。”老朱說了後，又笑了。

這是更逗着君展往下問了。

“你何必這樣鬼鬼祟祟呢？”

“等下你自己定會知道的。”老朱還是低伏着頭，但又笑了一聲。

“老朱你剛才對我的忠告，我都接受了。你怎麼還對我鬼鬼祟祟的。還成一個忠實同志麼？”

老朱給他迫得沒有法了。

“告訴你吧。今天學校裏開遊藝會，請名人來演講，請名家來演藝，有何清主任的講演，有你……”老朱說到這裏，又笑了一聲。

君展的雙頰登時紅熱起來，但只一會，便冷笑一聲。

“這與我有甚關係呢？”

“尊夫人也要來跳舞，怎麼和你沒有關係呢？”

君展忙退回自己桌位前來。

“我和她脫離關係了的，怎麼還要掛到我頭上來呢？”

老朱沒有回答，不一會就走出去了。

君展這時候心頭上像有一個鉛塊在壓着，一個人枯坐在空洞的房間裏，感着十二分的孤寂。他想今晚上的游藝不單不能去看，自己還該出去躲一躲呢。他真把弈芳恨死了。

晚飯後，校門首的電燈牌樓照耀得十分明亮。宿舍裏的學生都到禮堂裏去了。從禮堂時時透出喧嘩聲和絃樂音來。

他一聽見悠揚的絃樂聲，弈芳的半裸體的姿態就映進他的網膜上來。她的帶媚笑的跳舞姿勢，也在他的眼前搖晃。他恨得伸出雙手來掩着耳朵。但尖銳的樂音還會刺進他的耳膜上來。

君展再不能留在房裏了，他忙把帽子拿在手裏。

“老朱！老朱！”又一個同學把房門打開，高聲

地在叫。

“老朱出去了，不在這裏。”君展回答他。

“老白！快去看！跳舞！跳舞！”

君展看那個同學的襟角上有片紅布，寫着“糾儀員”三字。望着那個同學走了，自己也跟着出來。

他剛走出迴廊，在轉角上，就看見弈芳和何清並着肩走了來。他想退回房裏來，但來不及了。他像失了神，不知道臉上發紅還是發青，他想在這瞬間，自己該表示一種什麼態度呢？但弈芳和何清已經走近他的身傍了。她很自然地向他微笑，也微微地點了點首，隻手攀在何清的肩膀上，走過去了。

“你聽錯了我的話啊。”

君展還看見她湊近何清的臉，笑着對他說了這句話。

弈芳似乎比以前更加漂亮了。短短的頭髮，很勻稱地從兩邊垂下來，下半段鉗成波紋了。臉色雖然蒼白了些，但給濃厚的脂粉遮上，更顯出另一種風致。穿着淺綠色的薄紗西裝，胸部以上完全裸了出來。肉色的長筒絲襪也在發出一種眩目的光澤。

他又聞着她帶進來的濃郁的香氣了，這是耐人追憶的香氣，這是自己從前盡情地領略過來的香氣。他又想她那樣豐腴潔白的肉體，是曾經自己撫摩厭了的，但現在看她的肉身在別人的擁抱中，又不禁垂涎起來，於是越發恨弈芳了。

他惘然地走出校門首來，一輛汽車——他認得是二百零九軍軍部的汽車，——停在校門首的庭園中。那個車夫走到傳達室裏去談笑了。

君展在外面盪過了幾個鐘頭，等到十一點半鐘才回寄宿舍來。游藝會也散了場。他站在庭園的一隅，望着弈芳給何主任擁抱着坐在汽車裏，嗚地一聲駛去了。

回到房裏來，朱君和幾個同學在談論遊藝會的事，看見君展回來，大家都靜默了一忽，但不一刻，又回復了嘈雜的說話了。

因為弈芳到學校來，君展覺得這一班同學都是自己的敵人了，他們都像在幫着弈芳非難自己。

“人類是趨炎附勢的。不趨炎附勢，就不是人了。天下那裏有公是非呢？”君展覺得這班同學就

是模範的人類了。

“今天弈芳跳舞真跳得好！”

“料不到她離校以後，藝術這樣進步了。”

“同學愈拍掌，她愈跳得起勁。”

“何清主任的講演真扯爛污。”

“什麼都不懂，給他糟踢了點多鐘，真冤枉。”

“學生會真無聊，許多名人不請，請這個龜仔做什麼？”

“他運動弈芳，要到大學裏來講演。不答應他，弈芳就不來跳舞了。”

“你看明天他們的機關報，定大登特登出來了，何主任在 X 大學講演，這個標題。”

“她現在又丟開了 T，愛上了何主任麼？”一個同學說着偷望了君展一眼。

“她和何主任現在打得火熱般的，據雜差說，他倆在休憩室裏接了幾次吻呢。”

“將來何主任還不是會上他的當的。”

君展聽不下去了，只好一聲不响地再走出來。他想他們是在故意嘲笑自己。自己平日並沒有得

罪他們，何以他們儘是向自己取敵視的態度呢？

九

君展過後才打聽出弈芳和自己離婚後的生活經過來。

何清和××部的T藝術股長是P市師範大學附中時代的同學。何清在中學還沒有畢業，就跟了他的哥哥到法國去在里昂逛了兩年多，回來就趕緊印名片，打出經濟學碩士的銜頭來。他無論對那一個，都要擺碩士的架子，把頭向右略歪一歪，下顎微微地頷一頷，一對小眼睛也合攏得沒有縫了。

T前兩星期辭掉了××部的藝術股長來西園公共演藝場當藝術部長了，薪水雖然多一點，但不能穿軍裝，掛斜皮帶了。弈芳由T的關係，也在演藝場當了一個演員，——其實是一名優伶，——領月薪四十元。

有一天是星期六，T和弈芳要扮演 Carmen。T 的任務當然是約瑟了。T 因為何清是二百零九軍軍長的舅子，更加巴結聯絡，約何清禮拜六晚上定要來看他們的藝術。

只一次的會餐，T便失敗了。他原想把弈芳誇示給何清看的，他並沒有預料到弈芳和何清竟一見如故。弈芳別了君展後，便和 T 租了一間俄國人開的 Boarding room 同住。T 天天要到西園去，但弈芳只一星期有三晚上要去出演，並且是在夜間一二個鐘頭。

星期一晚上，何清請 T 和弈芳在粵商酒樓吃廣東菜，這算是對 T 的回禮。T 在這晚上才對他倆起了疑心。

那天下午一點多鐘 T 和弈芳在附近一家小館子裏吃了午餐後，T 要弈芳一同到西園去。

“我的跳舞在夜裏。在那邊呆坐着等半天有什麼意思呢？並且今晚上我們不都要請假麼？”

“什麼事？”

“哎唷！你又忘記了。”

“啊，是的，是的。何主任請客。我們要一同去。你六點鐘來西園，我在西園等你一同去吧。”

“不，我不到西園去了。何苦多走許多路。我由家裏直接到那家酒樓去，你也由西園直接去好了。”

“那你在家裏不悶麼，一個人？”

“悶又怎麼樣呢？悶了就睡覺，沒有一夜裏睡過好覺。”他說了後向 T 嫣然一笑。

T 叫了一輛黃包車，走向西園去後，弈芳才緩步回到自己家裏來。

——T 的確比何主任漂亮，不愧爲美男子。但是，他太沒有錢了。他初認識我時，向我吹，他家裏如何有錢。但共住後，他還不是靠那八十元的薪水生活？我的四十元有時還是扯作家用呢？像這樣地過下去，還是不能出頭。空羨慕臉孔，空掛藝術的招牌，實在沒有什麼意義，於社會固然無益，於自己的生活也沒有利益。不恨生作女子身，一生苦樂隨他人。找對象最少要能備汽車給自己坐的才好。不然，今後的生活唯有苦勞。

她每看見軍長師長們的太太姨太太坐着汽車兜風，便神往於後面跟着有盒子跑的武裝同志的氣概。她近來改變她的人生觀，成功了她的新哲學，就是文裝同志和做武裝同志都像狗一般。前者之例，如辦黨務的同學，後者之例，如昔日之君展和T。

這不是她的主觀有變遷或錯誤，她是從社會經驗來的，從客觀的條件上研究來的。她也曾審查這種見解有沒有錯誤，但社會上給她以種種的實例，證明她所研究的是真理。於是她就確定了她的信仰。

她回想到從前的錯誤了。她最初誤認君展是可以滿足她的慾望的，所以才和他結婚，但是結果失望了，不能不和君展離開。後來認識T，T在外表的交際上有時雖可以給她一種快感的興奮，但在物質條件上還是不行，結果也不能使她有所繫戀，認識不滿三個月，但也有些厭倦了。她認清了以前的錯誤，不能不詳細慎擇將來的道途。人的意志是脫離不了物質的條件的支配的。

何同志雖是假武裝同志，但是有真武裝同志爲後盾。於是她又傾向到何主任那邊去了。

最後她得到一個結論，自己現在最需要的是金錢，所謂戀愛，全是虛偽的。

她再想到星期六那晚上，何主任向她說的有意思的話來了。

王下樓解手去了。何主任很大膽地隻手加到她的肩上來。她看見何主任喘着氣的驚懼的樣子，實在有點可笑。

“你笑什麼？”

“不笑，還哭麼？”她的回答。

何主任更把她摟緊一點。

“這樣可以？”何主任也在笑了。

“不要緊，但是你的名譽要緊。”她又笑了。

“他常在家麼？”

“下半天不在家。”

“我可以到你家裏去頑麼？”

“請。”

聽見王的脚步声，何清便鬆了手，但還說了一

句。

“我明天準來。”

“禮拜不行。”

“那麼後天？”

“請。”

T 走進來了，但他們的聲音很低小，T 沒有聽見，也沒注意。

有一天，有一羣丘八到西圃來搗亂，經場長調查，是二百零九軍的兵士。T 受了場長的委託，去請何主任出來調停這件事。

他走到了二百零九軍軍政治部，把名片傳進去後，在會客室裏坐着等，流了不少的汗，等了一會，才見總務科長出來。

“何主任出去了麼？”

“是的，午飯後就出去了。有事對兄弟說，是一樣的可以轉達。”

T 把事件簡單說了後，並託他請何清去向劉軍長說。總務科長滿口答應了。

T 由二百零九軍軍政治部出來後，又忙趕回

西園來。他才踏進事務所門首，他的雜差——從前的勤務兵——王阿二便問他，

“T先生，你去找何主任是不是？”

“是的。……”

“沒有碰着吧。”

“你怎麼曉得？”

“……”王阿二像想說什麼話，又不敢說的樣子。

“你看見何先生麼？什麼地方看見的？”

“何主任在先生家裏。他說來看你的，你又不在家，太太在招待他。”

“……”T聽見王阿二的話後，呆了一忽。他想何清明知道自己下半天都在西園，何以特別到自己的家中來。自己的住家窄得很，寢室和會客室共一間房子呢。

他不能不對弈芳懷疑了。

星期一晚上，T由西園赴粵商酒樓時，看見何清和弈芳手攜手很親熱地站在騎樓前，沒有注意到T已經走上樓來了。

“他不是你的好朋友麼？”

“但是，你是我的更好的朋友啊！”

T 呆想了一忽，問王阿二，

“他什麼時候到我家裏來的？坐了多久？”

王阿二向着T 怔了一會，似想說什麼話，又說不出口。

“你到我家裏去的時候，他已經來了麼？”

“是的。”王阿二的回答。

T 嘆了一口氣。他想，王阿二定看見了弈芳和何清有了什麼不妥當的舉動，所以不便說出來，怕說出來會使自己傷心。

十

T 儘坐着呆想，一句話不說。王阿二站了一會，退出去了。T 呆想了一會，把案上的一面小鏡拿到手裏照了一照，自己的臉雖然消瘦了些，但覺得自己的美貌並沒有變，何以弈芳就變了心呢。

於是他想像到弈芳在家裏招待何清的情形來

了。

“T不在家麼？”

“啊呀！何先生真的來了麼？”

——不，她不是這樣說。她定說，

“你怎麼來得這樣遲，害我等了半天，我當你不會來了。”

因為這句話是她在公園裏對自己說過的。說過了後，就撒嬌，裝出發脾氣的樣子，不再說話，要自己走過去說好話才笑起來，向自己背上打了一掌。現在她又以同樣的話，同樣的態度對何先生了吧。

於是何先生把她擁抱着，要求接吻吧。弈芳假掙扎一回，就允許了他吧。或者竟在我的房裏，……

T又像看見何清把一束鈔票給弈芳。於是又想到前星期弈芳向自己要求要買金戒指及剪旗袍料的事來了。自己騙了她幾次了，說家裏的錢快要到了，家裏的錢快要到了，但終沒有滿足了她的慾望。

自己的薪水八十元，加上她的共一百二十元，

兩個人夠過平穩的生活了的，何以還會這樣拮据呢。還是她不好，她每天不坐汽車也要坐馬車，總是坐汽車的時候多，決不肯坐黃包車的。並且每天要上館子要吃許多價錢昂貴的水菓。像這樣的生活，怪不得君展支持不來。現在自己又將爲君展之續了。

「這樣想，那樣想地想了一會，看見王阿二又走了進來。

“「先生，有電話。”

「駭了一跳。他想，恐怕是二百零九軍軍部來的電話吧。

“那裏打來的？”

“太太打來的，在粵商酒樓打來的。”

“嘿？”「想，弈芳真胆大極了。但好奇心和嫉妬心迫着他出去接電話。他走到電話房裏來，把受話機拿到手裏時，果然是弈芳的聲音。

“你是「？啊，我在家裏悶得不得了，想到母親家裏去，在路上碰着了何先生，他要我同到公園裏去頑。我拚命辭都辭不退，真討厭。結局還是和他

到公園裏去逛了一會。……”

「登時想像到弈芳和何清並坐在汽車裏互相偎抱的情形來了。他們最少接了幾次吻吧。

“……由公園出來，我就要叫車回去。但他說，今晚上他準備請我們吃飯的，要我一路到這裏來。並且要我打電話給你。我們才到來喲，二樓西廳，望你快點來！……”

「聽見我們兩個字，更加氣惱，更覺可笑。聽她的口氣，和何先生一塊是十二分快樂般的。

那邊像看見「許久不回話，

“……怎麼樣？你沒有什麼事了吧。就有點不要緊的事，也請你向場長說一聲，留下明天再辦吧。望你快點來，我一個人在這裏不方便，不知怎樣好。……”

“何先生呢？”「像有意識的，又像無意識地說了這一句。

“叫茶房去了。”

“不是站在你肩頭後麼？”

“啊唷！你這個人真多疑心。”聽弈芳的口氣，

像十分不好意思。但過了一忽，“所以請你快點來看，你就可以放心了。”又聽見她的笑聲。她像翻轉頭去和何清商量好後，才說這句話的。T 真氣得說不出話來了。

那邊像看見許久不見 T 回話，又送來了幾句，“你不來麼？那末我也回去了。辭退他好麼？…不過，怕他不歡喜。”

“你請何先生來，我要和他說幾句話。”

“什麼事？”聽她的口氣，像有些擔心 T 會給何清下不去。

“有點公事，關於兵隊的事。”

過了一會，T 聽見電話機裏的何主任的聲音了。

“老 T 嗎？對不起，我們先來了。你可以來談談麼？”

“謝謝你。我不能來了，事情弄得一場糊塗了，我叫弈芳代表我。謝你了。” T 把二百零九軍的兵士搗亂演藝場的話向何清簡單地報告了後，並託他要向劉軍長說到，約束兵士，不許再來滋鬧。何

清聽見 T 不來，心裏十分歡喜，當然滿口答應了 T 的要求。

T 再想像到弈芳和何清在那邊的情形了。

“他不來了！”何清笑着很得意地對弈芳說。

“他吃醋麼？說了些什麼話？”弈芳紅着臉很擔心般地問他。

“不。他沒有半點疑心。實在是因為我們的兵士在西圍鬧了事，不得了結，T 不得空，不能來了。”

“真的？”弈芳有點不相信。

“丘八先生成全了我們了。”

“啐！”

於是何清摟着弈芳，兩個人拚命地親吻。聽見了茶房的脚步声才鬆了手吧。

T 又想像，他們還繼續着會話吧。

“希望他今天晚上也不能回來就好了。”何主任笑着說。

“你休想！”

“你不能向 T 說，要回你母親家裏去歇幾夜

麼？”

“隔得這樣近，他馬上會打聽出來。”

“那麼你答應我的呢？”

“答應了你什麼事？”她媚笑着說。

“你看，又賴了。才答應人家的，又賴了。”

T 愈這樣地想像，愈興奮，他想，最少要把弈芳打死。像這樣的淫婦，真是世界上少有，沒有半點廉恥，只是要錢。T 一面想，一面從抽斗裏拿出一根小手鎗來，袋進褲袋裏。

——如果他們的曖昧的行動給我發見了時，我就把他們先打死了再說話！

他叫了一輛黃包車，趕到河堤大馬路中段的粵商酒樓來。在酒樓前下了車，推門進去，滿店面都陳設着食品，他也無心細看。他趕忙走到升降機前，看見黑板上的紅漆字“二樓西廳”的下面空着沒有加白粉字，T 想莫非他們走了麼，到旅館去開房子了麼？弈芳和君展共同生活時，自己和弈芳曾這樣地幹過來。T 到此刻才知道君展的痛苦，他的心忽然冷下來了。他按了電鈴，升降機由上面駛

下來。

“那一樓？”司機的問T。

“二樓。”

話才說完，升降機在二樓口停住了。司機的把鐵柵門打開，T走出來，站在長廊裏，向前後左右的給彩色玻璃分柵着的幾間房廳張望。他看見西廳是在長廊的那一端盡頭處。

他揭開門帷，看見何清手中捉着刀叉在吃一碟西菜。他低着頭沒有注意到T來了。弈芳喝得滿臉通紅了，手裏拿着一盅像汽水的東西在慢慢地喝。她看見T，忙笑着站了起來。

“你來了麼？你又說不來。”

何清也忙放下刀叉站起來。

“怎麼又能夠來了？請坐。”

T微笑着點了點頭，只望着何清，並不向弈芳問半句話。弈芳很侷促的，坐下去固然不妥，但儘站着也不好。

“事情了結了麼？”何清忙問T。

“沒有。不過一切都由場長去辦了。”

夕陽由西窗口射進來，T更感着鬱熱。他看見何清和自己一樣滿臉流着汗。再看弈芳的額角上也垂着幾點汗。當他望弈芳時，弈芳紅着臉向他微笑，他也只好回報她一個微笑。

“請坐。”何催T坐下來。T便向着何清坐下來。茶房送了熱手巾進來擦臉，他一面揩一面望掉子上的東西。在何清面前有一碟炸鷄耙，一瓶汽水，一瓶啤酒，和兩個玻璃盅。在弈芳面前也有兩個玻璃盅，一瓶汽水，一盅冰淇淋。

“你沒有吃什麼？”T看弈芳太難爲情了忙敷衍她問了一句。

“我吃了一碟 Salad。怪熱的，什麼都不能吃。”弈芳又紅着臉一笑。

“是她說要吃西菜的。的確太熱了，吃中菜不知要流多少汗呢。”

茶房收了手巾後問T，

“你先生要吃什麼？”

“來一個冰淇淋吧。”T笑着回答茶房。他想自己和弈芳間這樣疎遠的態度，茶房當然猜不出我

們是如何的關係。

“你老爺還要什麼呢？”茶房望着何清問。

“等一會再說。”

“太太呢？太太還要什麼不要？”茶房再翻問弈芳。

“……”弈芳很不好意思，但原來雙頰就通紅的，現在也看不出什麼異狀來。

工想，茶房稱弈芳為太太，當然是由他向何清稱老爺的延長。由此可以想像到他倆初來時的情景了。他們初來時，態度是很親暱的。茶房們只當他倆是對夫妻。最少茶房叫他老爺，叫她太太時，他們不單不否認，還相視着微笑，感着一種快感吧。於是何清對弈芳更擺出做丈夫的樣子，給茶房們看吧。

但是弈芳像沒有料到工真的走了來，此刻又給茶房這樣的一叫，她忙低下頭去，一句話都不能說了。

工的革命性像仍然很強烈，他不像君展迷戀弈芳後便消磨了他的革命性，他像下了一種決心，便

替弈芳回答茶房，

“你替太太也來一盅冰淇淋吧。”T說了後笑了。

“是的。”茶房走出去了。

“你總是這樣的愛糟蹋人！”弈芳實在太難爲情了，看見茶房走後，忙撒起嬌來。她想把自己的羞愧掩飾下去。

神經銳敏的何主任也有點不好意思了，只苦笑一陣。

T想，總之茶房們最少當他倆是新結合的情侶吧。但他們對自己又作如何的想像呢。他們定當自己是何清的情敵吧。自己從前和弈芳君展三人演過三角戀愛來。不，加上仲瑚，共四個人，演的是四角戀愛。現在是何清代替了我，而我代替了君展重演三角戀愛了。

不妨礙革命，三角戀愛四角戀愛是沒有一點可以誹議的，因為這是在社會上不可避免的現象。他們在擺革命文學家的臉孔，罵三角戀愛四角戀愛的小說，因為這類小說暴露了他們的虛偽，暴露

了他們的小資產階級劣根性。他們實在是豬狗竊，連三角戀愛四角戀愛都沒有資格呢。總之，他們是以爲只有他們能夠做革命小說，別的人就不許寫革命小說的。他們還自吹自擂，這枝菊花在羨慕自己的革命文學家的大名，那朵蘭花又在佩服自己是個名聞四海的革命文學大家。走到這塊地方談談革命的事情，走到那個地方又談談革命的現象，就成功了他們的革命文學！

T 再想，何清比從前的自己更爲無恥。弈芳已變心了，就成全了他們吧。自己也可以減輕負擔，恢復日前的自由，去參加革命。今後當痛改前非，要犧牲這一身，去爲大多數的窮苦民衆奮鬥。

他們由粵商酒樓走出來時，已是滿街燈火了。

十一

他們走出酒樓門首來了。何主任要用汽車送他們回家。T 正要開口，忽然聽見站在自己肩後的弈芳在對何清說，

“不。我們可以慢慢地回去。改天再見。你有公事，很忙，請先走吧。”

這真是 T 沒有意想不到的。大概她是看見自己的氣色不好，後悔起來了吧。但他又想，她恐怕在自己身後向何清使眼色呢。

“那對不住了。”何清也像很不好意思的，想快點離開他們。他才踏入汽車，就叫開車，汽車後面捲起一陣白煙，向大馬路那一頭消滅了。

“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T 冷冷地反問她。

“問你還到西圃去麼？”弈芳向他笑。

“你約了他今晚上到家裏來麼？”他還是冷冷的。

“你說些什麼？”

“你今天在什麼地方碰見他的？”

她想了一忽，

“我才由家裏出來就碰見他。”

“啊！這樣湊巧。”

“你不信，我有什麼方法呢！”

“他沒有到家裏來坐麼？”

“進來坐了一忽。”她像想着了什麼事，“王阿二告訴了你，是不是？”

“何必要王阿二告訴。我一看就猜着了。”

“……………”弈芳低着頭，沒有話說。

在他們面前有一輛空着的街車駛過去，T向車夫招了一招手，那輛汽車便停住了。

“喂！坐汽車！你喜歡的。”

“這樣近，不要十分鐘就行得到的，叫什麼汽車？”

“何必這樣爲我省儉。兜風去呢！”T笑着說。

弈芳跟着T進了汽車。

“先生，到什麼地方去？”

“大公園。”

鳴的一聲，汽車開了，由兩側一陣陣地吹進涼風來。

“真涼爽。”弈芳拿出一條手巾在揩鼻尖上的汗。

“趕不上何先生的汽車好吧。”

“你總是愛說討厭話！”弈芳半笑半惱地把頭靠向 T 的肩膀上來。

T 想不客氣地推開她。但略翻過頭來，看見她那無邪的樣子，和在拚命地向自己討好作媚笑，心又軟下來了。

——橫豎快要和她分開手了的，小小的感情的發洩，沒有什麼意思，讓她吧。

“你想和何先生同住麼？”

“胡說！”她正經地坐起來，不再靠着他的肩膀了。

“我是一點不介意的。我是出來革命的人，全沒有家庭的觀念。彼此願意就共同生活，不願意時馬上可以分開手。你有什麼意見，無妨直說。我是不強人所難的。”

“你不愛我了嗎？你還對得起人！”她真的流了眼淚出來，拿條小方手巾在揩眼淚。

“不知誰對不起人！”T 看她哭反轉冷笑起來。

“我不到公園去了！”她撒嬌着說。

“對不起，請你駛回頭，駛到集禧街去。”T 對

車夫說。

“曉得了。”汽車夫答應了。

T 想，弈芳流着眼淚到公園去，給人看見了笑話。並且公園也不是談話的地方。

他倆終回到 Boarding room 來了。

T 一進房，把門窗盡打得洞開。開了電燈，再開電扇。看房子的僕歐提着開水壺上來，替他們泡茶。

“不要茶。你替我打盆冷水來抹身。”T 一面吩咐僕歐，一面解除他的中山服。弈芳忙走前來接過去，把它掛在衣架上。這是她從來沒有做過的。從前只有她解下來的衣服，他替她掛好。

T 一句話不說，只呆坐在電扇前吹風。

“打着赤膊吹電扇風，不好吧，會生病呢。”弈芳望着裸着上半身的 T 說。T 的肌色真趕得上弈芳的一樣白嫩。

“死我都不怕，還怕病麼？”T 說了後微冷笑。他像想着了什麼，忙伸手到褲袋裏去，掏出一枝小手槍來。

“……………”她注視他的舉動，有點害怕起來。

僕歐端着一盆冷水上來了。

“你再去替我買幾瓶冰藏汽水來。”

“好的。”僕歐站在一邊，等T把錢。

“你要不要？”T問她。

“也好。”她低着頭說。她深知道T的脾氣，他不像君展那樣柔弱可欺。她真有點怕他發起脾氣來，向自己開鎗。

“要那一種汽水？”

“沙士兩瓶，檸檬兩瓶。”

——自己今天真對不住他了。可恨的是何主任，星期一來要求不遂，今天又走來強迫人。大概關着房門的時候。王阿二就走了來吧。王阿二不知告訴了他什麼話。他今天借了手槍回來。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你帶手鎗在身上做什麼？”她壯起胆子來問他。

“要來打瘋狗的！”T微笑着。兩個鼻孔口微微地掀動起來。弈芳看見T的樣子真有點可怕。他原

是個美男子。但今晚上的他完全像個惡魔了。

“瘋狗在那裏？”

“瘋狗走了，我饒了他了。”

他倆沉默了好一會，僕歐送了汽水來，兩人分着喝完了。他們都覺得很涼爽了。

弈芳看見T在收拾行李。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麼？”

“回家裏去。”

“你不理我了麼？”弈芳終放聲哭起來了。

“這算什麼樣子呢，弈芳？”T忽然有點感動起來了。

“我對不住你了！但這是我一時的錯誤。我可以向你發誓，我是真心愛你的。我只望你寬容我這一次，我定改過，我們還是一同生活下去吧，免得他們笑我們，最少我的兄弟，我的母親，……”弈芳哭着說，說到這裏，傷心起來，說不下去了。

T這時候，也有點傷心，不免走到她傍邊坐下來。但他並不是給她的一哭便軟化了，他是想將自己的意思向她說明白後，痛快地分開手。

她就伏到他的懷裏來，在啜泣。

“弈芳，你喜歡何清，我知道了。……”

“不要說了！請你莫說了，我求你！總之，我錯了。……”她的哭音又轉高了。

“不是這樣說法，請你鎮靜一下，聽我說幾句話。”

“不。你的話，我不愛聽。請你不要說好了。”她還是哭着。

“那末我只好馬上走了。”

“你走到那裏去？”她雖然哭着，但好奇心仍迫着她問他。

“我想現在是個機會，我趁這個機會回我鄉裏去做農民運動的工作。這是我的唯一的任務！我早想走了的，因為認識了你，給你羈絆住了，因此許多同志都在罵我墮落，排斥我了。現在我得了懺悔的機會了，而你又得到了可以託身的人。……”

“不，不。我不聽你的話了。”

“從事革命，不一定要否定戀愛。尤不必去否定三角戀愛，四角戀愛。你要知道，許多的真正革

命人才是從三角戀愛四角戀愛關係造成功的。但是因戀愛而妨礙了革命的工作，就不可了。如果天天擁着情人，忘却了革命的責任，縱令你會說你的戀愛不是三角四角的，而是直線的，那你仍然是假革命！弈芳，我險些因戀愛而忘掉了我的革命的責任。現在感謝你們，你們終喚醒了我的迷夢。我並不是對於你們抱了什麼不滿。你們的戀愛成功是自然的，而我由戀愛之夢醒來再投身革命，也是極自然的。我要對你謝罪。當我知道你們的曖昧行動時，因一時的衝動，真想殺死你們。你豈不會笑我的情感多脆弱，氣量多淺薄！但到酒樓上來，看見你們倆吃得這樣歡快，而且態度十分自然。我想，我以什麼權力來殺你們呢！我如有資格殺你們，那君展早就該拿手槍來殺我們了。並且殺了你們，我仍然不免一死。因這樣無聊的衝動，犧牲了我的有用之身，是很不合算的。因為前途還有許多事業在等着我做呢。弈芳，請你聽我的話，你儘管揀你所喜歡的路去走，而我亦指向我的目的地去，這是再好沒有的機會。我們各人該喜歡才是。假如

在這幾年內，我們都沒有死，而革命又成功了時，我們還是好朋友，或竟進一步而為同志，這豈不是很快慰的事麼？我們就等那樣的一天到來吧。”

今夜裏算是他們的最後的一晚。弈芳整夜流着淚，和T親近。T也因為快要走了，沒有拒絕她。弈芳睡在T的懷裏，雖然流着淚，但仍然感着一種矛盾。自己快要和T分手了，實在有點悲傷。但同時想到明天T走了後，何主任就會來接她，跟着他來的有高敞的洋樓，發亮的汽車，鋼琴，鋼絲床，金指環，還有一大束鈔票。她的鼻尖雖然抵着T的胸口，但映在她眼睛裏的是，第二百零九軍軍部的發亮的朱色汽車。

十二

可咒詛的討人厭的星期一又快要到來了。何清想，又要搜索枯腸去做一番黨務和政治的報告了。

他昨夜裏，——寧可說是今早晨妥當些，——

三點多鐘才乘朱色汽車回到他的假公館裏來。他的公館門首兩側，站着兩名衛兵。他由汽車裏出來，在他們的敬禮聲中略一舉手就進去了。

回到二樓寢室來，看見弈芳睡得很熟，他不忍去嘈醒她。自己便投身到彈弓梭化，——套着雪白的椅套的梭化上，半躺半坐地，就想睡下去。他自己也感着十二分的疲倦了，眼前起了幾次暈眩，房裏的陳設用具都不住地在他眼前振動。

身上的軍裝還沒有解除。他僱用的媽子李媽進來了。她忙走前去蹲下來，替他解除滿染着黃塵的黑皮綁腿。解了皮綁腿，再解除靴帶子。過後，再從床下取出一雙黑漆皮拖鞋來，想給他墊腳。但何主任的脚早縮上梳化椅上去了，像睡着了。

李媽再出去。過一會提着開水壺進來了。她向主任專用的綠瓷茶碗裏沖了大半碗開水，端到主任面前來。她聞着一陣酒臭。

“主任，喝點茶吧。”

何清略抬起頭來，頷了一頷。因為喝酒太多了，喉頭乾燥得難過，他把大半盅茶喝乾了。他覺

得十分適意。

“你回來了麼？幾點鐘了？”弈芳給他們嘈醒了，打着呵欠坐起來。她祇睜開一隻眼睛望着何清，但馬上伸出一根指頭去揉那隻沒有睜開着的眼睛。何清看見她的樣子，覺得醜極了。忙翻轉頭不看她。

“是的有兩三點鐘了吧。”

“這樣晏才回來嗎。明天九點鐘要做政治報告。你總是瞎鬧，不聽人的話。”

“不要多嘴，快睡吧。”他再向李媽說，

“明天要起早床，八點半。你快去睡吧。”

“是的。”李媽退出去了。

“時勢怎麼樣了？”弈芳擔心着時局，問他，希望他告訴她下游軍事的情況。

“姊丈今天親身赴前線去了。不要緊的。睡吧，明天要起早床，八點半鐘。”

“軍長走後誰代理呢？”

“睡吧，明天要起早床啊。”

“是不是敖副軍長？”

“不是的。是巫參謀長。”

“你的政治報告準備好了？”

“還沒有。明天上去胡扯一頓吧。幸得姊丈走了。”

“怎麼可以胡扯呢？”

“是的，你看報有注意到國際消息麼？聽說南美洲有一個小共和國，叫做圭拉巴的，……”

“有什麼圭拉巴共和國！我學了幾年地理，就沒有聽見過這個國名，巴拉圭吧。”

“不錯，是巴拉圭。虧你記得。又還有尼加拉圭，是不是？”

“還有烏魯圭。”

“這些國名真不容易記。”

“你不是外國回來的碩士麼？”

“什麼碩士！縱令有博士的學問，回到中國來後，還是會忘記的。”

“你問這些國名做什麼？”

“我想從明天起，我的政治報告要加一項國際情勢。”

“南美洲各國有什麼特別的國際問題發生了麼？”

“睡吧，明天要起早床喲，八點半鐘。”

“息電燈了。可以？”

“好的。”

電燈息了後，弈芳聽見何清還在梭化床上輾轉反側睡不着。大概是過了熟睡的時刻，翻燥不能睡了。

過了一會他忽然又叫起來。

“開電燈！”

“什麼事？也不怕嚇死人！”

“我還沒有除馬褲呢。……”

電燈給弈芳開着了。他在除馬褲。他摸着了褲袋裏的一束鈔票了。

“你檢起來，這是向秦軍需處長借來的薪水，……少將薪，三百六十元！”

“何以這回這樣遲才發薪水呢？”

“要主任和科長的薪水才有發呢！政治工作人員的薪水，恐怕一時沒得發給，只有伙食。前方要

餉要得很厲害。我看姊丈也是個愛錢鬼，不怕貪贓枉法，……”

“什麼事？你不要瞎說！”

“怕什麼！……軍事委員會那邊的餉一個不欠，——不單軍部的一個不欠，就是政治部的也一個不欠發下來了。但是姊丈借題發揮，說什麼軍隊開拔在即，需餉孔亟，開拔費喲，運輸費喲，草鞋費喲，把政治部的餉項也一起沒收了。他對我說，你不怕沒有錢用，要錢向秦處長支好了。他們的餉等下個月發吧。本來他們實在沒有什麼工作可做，坐着吃飯吧了。現在的軍隊要不了什麼政治工作了。”

“你怎麼知道餉項全領下來了呢？”

“秦處長親口對我說的。……我看見秦處長的黑皮篋了，裏面裝的都是十元的鈔票，還有幾包五十元的和百元的。單那個皮篋裏面就不止五萬元。聽說軍部方面也押了一個月的餉，沒有發放，拿去做川土生意了。他們包做土生意已經掙了幾十萬了。姊丈不點頭，誰敢這樣做呢。你不是說，聽見外

面有人說姊丈要開銀行了麼？這是的確的。……”

弈芳聽見何清說了一大篇話後，覺得何清雖然是有真牌武裝同志爲後盾的假武裝同志，但假的到底是假的，還是做真牌武裝同志的狗。自己又看錯了人，走錯了路了。

到了第二天八點半鐘，弈芳把何清叫了起來。他忙洗漱吃早點，但只喝了一口牛奶咖啡茶，吃了一片麵包，就吃不下了。汽車早在公館門首候着他。紀念週在軍部的露天大操場舉行，政治部離軍部有三四里路遠，要過幾條狹巷，幾條大街，街路上的行人很擠，汽車不容易走動，他的汽車只好徐行。

政治部距他的公館不遠，他打發一個勤務兵到政治部去說，主任今天不來訓話了，叫他們排隊直接到軍部去做紀念週。

汽車在太乙馬路走過去時，他從玻璃窗看見自己的部屬整着隊在馬路上像小學生般左右左右地踏腳走。他又看見宣傳科的文科長，也跟在隊後慢慢地走。他向文科長微笑點了點頭，文科長忙向

他行了一個舉手禮，他也回了一個禮。

何清看見一羣青年很誠懇地整着隊在踏腳，忽然發生一種悲感，同時也很自愧。

——他們是真心熱誠來聽軍長師長的訓話，政治部主任的報告麼？不，決不是來聽訓話和政治報告的。他們這樣地踏腳，這樣嚴肅的行軍禮，完全是想拿點薪水回去養家。他們還不知道他們的餉已經給軍長扣下了呢。他們天天在望發餉吧。尤其是那個老文牘股員可憐，這樣老了，還這樣熱心像小學生練體操般踏腳。他恐怕五十歲了吧。每次看見他頭上的白髮根時，就要發生一種悲哀的同情。記得有一次，自己領導着他們出去遊行呼口號，看見麻臉的社會股長在前頭出風頭，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新舊軍閥，”自己覺得很不好意思，叫不出口，但聽見那個老文牘股員的聲音特別叫得响亮。每次碰見自己的汽車走過去時，他老人家便像丘八般雙腳擺成八字形，站在路側，恭恭敬敬地向汽車行舉手禮，看見自己的汽車走過了後，才敢行路。總務科長還說他字寫得不十分

好，想開除他，太冤枉了吧。所以自己極力把他留住。但他受發瘋般的總務科長的氣受得不少了吧。問他是由誰薦來的，他說是受了考驗來的。他又說他家裏有老母，有老婆，有六個小孩子，只有大的小孩子今年十九歲在布疋店裏當學徒不要他養活外，其餘一家七口都是靠他的中尉初級薪五十元養活。鈔票的時價打七折，七五三十五，作算有餉發，也只能領三十五元。但他還不知道他的全家生活費已經給軍長扣了去了。

何清坐在汽車裏不住地歎息。他在羨妬軍長，師長，參謀長真容易弄錢。但他想，自己的部下股員司書們又在羨妬自己吧。於是他又想着一件不滿意的事了。前天聽見一個朋友對他說，他的部下十中八九對他早失了信仰，批評他沒有一點辦事的手腕，但又喜歡把雙手叉在胸膛上，坐在辦公室裏擺上司的架子。他的部下又批評說，前任的主任比他有才幹，但還沒有像他那樣擺架子呢。何清想，一個人自己評價過低固然不妥，自己評價過低時，意志容易頹喪。但自己評價過高時，也不好。因

爲自己評價過高，會把自己的傲慢的態度養成，會把自己的氣焰漲高。譬如自己承認自己的作品實在不好就好了，何必說“我自己沒有說我的作品是傑作！”這種態度完全是狂妄，完全是僭越。

——不想了，不想那些事了。汽車已經在軍部前停了。他原想在汽車裏準備點政治報告的，現在又完了。

在曠場裏一隊隊地滿擠着軍部和政治部的人員，他們只候主席到來做紀念週。有些很虔誠的一早就走了來，已經等得連連打呵欠了。其中還有好些人不知道軍長昨天已經出發前線去了呢。

巫參謀長出來了。何清之外，還有十餘個比較高級的人員跟在後面，走到最前列安設有總理遺像的亭子前立住了。

“奏——樂！！”贊禮員的聲調很好聽。

站在亭子左側的軍樂隊奏起軍樂來，樂聲十分嘹亮。約有五分鐘，軍樂停奏了。

“脫帽！”

全場脫帽。

“向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

全場跟着巫參謀長向亭子鞠了三鞠躬。

“恭讀總理遺囑！”贊禮員又在下命令。

“總理遺囑！”巫參謀聲音高朗地率先讀起來。

“總理遺囑！”全場跟着讀。

“余致力國民革命……”巫參謀長的聲音。

“余致力國民革命！”全場的聲音。

就這樣地大家跟着巫參謀長念，一直把總理遺囑念完，念到“是所至囑”爲止。

“靜默三分鐘！”

何清最厭倦的就是這個靜默三分鐘，最難過的也是這三分鐘，這有些像外國教堂裏的密禱。在這三分間他想到一個惡作劇的朋友寫給他的信來了，信是這樣寫的：“余致力於戀愛凡十餘年。……”是他又想到家裏的弈芳了。初看見弈芳時覺得她十分美麗。但現在又覺其平凡了。由弈芳便聯想到T，他覺得太對不起T了，T此刻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參謀長訓話過後，贊禮員便催他上台作政治

報告。他到此刻，胸裏還沒有半點準備。他想，今天想胡扯兩句都胡扯不來了。

“主席！”何清踏上台去後先向才下台去後的參謀長行了一個舉手禮。“各位同志！”下面的同志們便向他行了個立正禮，他也回了一個舉手禮。“少息”下面的同志們便像機械般地把左足伸出來。

‘剛才聽見主席的訓話，兄弟便發生了一個感觸，參謀長說我們的軍隊是王者之師，所至無敵，這話是不錯的。……’

平時的政治報告公式是先由黨務報告起的。何清在台上癡站了一會，

“……這個，這個，……至於黨務，諸君天天都看報和黨務週刊，當然很詳悉的了，無用我再來贅說。……這個，這個，……我先把國際情勢說一說吧。……南美洲有個小國，叫做，……什麼龜了。我想，是的，是叫做尼拉加圭，……不，不對，錯了，錯了，是尼加拉圭。尼加拉圭的革命黨起來了。……日本的議會解散了。……田中內閣遲早要倒的。……”

何清真是扯得一場糊塗，滿臉通紅地走下來。他看見巫參謀長在打呵欠，心裏有點不自在。最後再奏軍樂，紀念週就這樣地做完了。

十三

氣候由涼秋而漸進寒冬了。X城的政局也隨着氣候的變化漸漸動搖起來。在機關上辦事的人固然個個懷着憂懼，就連商人，工人，及學生們也盡感着不安。

在這時候民衆雖然不滿意於X城的當局，但也不滿意於W軍之壓迫，因為民衆早就聽見W軍的將領比現在的當局更壞，歡迎W軍的只是時代落伍的土豪劣紳一小部分的人。

在前線的兵隊節節敗退下來，X全城到處呈了不安的現象。報紙上雖然不敢登載，官場方面雖然極力去粉飾太平，但事實還是事實，戰敗的消息終於不能掩飾了。駐X城的兵隊天天向南逃竄，每天都可以看見火車站邊滿擠着敗兵。

過了幾天W軍到來了，X城的人民忙打出歡迎得勝軍的旂子。軍隊不問好歹，只要能得勝，就受人民的歡迎。如果打敗仗，那就只好受人民的歡送了。

得勝軍初到X城自然也打出“廢除苛捐雜稅”等好聽的旂幟，人民也這樣的希望他們。但不滿半個月，人民又失望了。軍餉比從前抽得多，蹂躪也比從前來得厲害。在從前受過壓迫的，現在更加厲害，就是從前沒有受到蹂躪的，現在也逃不出劫數了。所謂新政的設施，不過換了一批坐汽車兜風的武裝同志，和多加了幾個時代的犧牲者吧了。尤其是新到來X城的長式武裝同志 真是威風十足，左腕摟一個姨太太，右腕也摟一個姨太太，而對於平日一飯之恩，睚眦之怨，都歸到恐怖的名詞下算一總賬。

X城的情形完全不同了。機關上出入的人們換了新的一批，酒樓上吃花酒打麻雀的人也增加了，都是近來的新貴。市面上雖然沒有改變，但是汽車增加了，在妓館酒樓前衝來衝去。帝國主義者

的銀行也多做了許多生意，多收了許多存款。

還有一種奇妙的現象，就是許多落伍的半新不舊的大學教授們，從北方走來跪在新軍閥面前討飯吃，他們的口號是回來敬恭桑梓。

“只要你能夠承我的意旨，替我弄錢，這碗飯就給你吃吧。”會長這樣對那班大學教授說，大學教授們便叩頭謝恩。

在堤岸馬路東的極端，有一列面海的洋房子。這裏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圈。新到X城的武裝同志，太沒有自信了，他們不能相信自己的力量足以維持X城的治安，他們都把家眷搬到租界上來。

由海岸數進去第三家是家較小的三層樓洋房子。在這洋房子的二樓裏面，陳設十分華麗。一位年近五十多歲的軍官，穿着軍服，坐在一張套有緋色椅套的梭化椅上，閉着眼睛，像在考慮一件重要的事情般的。有一位女人，年約二十三四，穿着領口和袖口鑲有皮毛的紫紅色外套，像才從外面回來。她走近梭化前，坐在那位武傢伙的身傍，隻腕

加在他的肩上。

“喂，怎麼樣？我看不要緊，你決意幹吧。你還不能決意麼？你還怕什麼？”女的忙低下頭來，以充血的眼睛望那個武傢伙的臉。

他像十分疲倦了，閉着眼睛不答話，雙手交叉着擱在胸膛上。過了一會，又睜開眼睛來，注視腳下的光亮亮的黑皮靴。

“你今夜裏要決定主意才好，我明天一早去回覆他們。”她再催促他。說了後，就把左手無名指上的籍有金剛石的金指環擱在嘴唇邊。

外面寒風吹得更厲害了。但隔壁樓上的留聲機器的音調還十分明瞭的聽得見。

“啊呀，下雪了！”女人站起來走到窗傍邊，隔着玻璃望窗外的灰黑的暗夜。

男的也很憂鬱地抬起頭來望玻璃窗外。

“決意吧！就不成功也沒有什麼損失。你就再做一年的營長也賺不到這末一筆大款吧。那邊說，這筆款在X城交也可以，在上海交也可以，隨你的意思。……我今年真想到上海去逛逛，最好到上海

過年。”她說了後向他作媚笑。

“單我一營人怕不中用。”他的視線再透過褪紅色的窗帷隙，看窗外純白的雪片一片片地飛到玻璃窗上來了。隔壁的樓上還在開留聲機。

“他們說有好些軍官都運動好了，只要你一發動就容易成功，決沒有人反對，也有許多人響應你的。你只下個命令就好了。因為你這一營是省防軍中最重要，最得力的。他們說，其他兩營靠不住，沒有戰鬥力。”

“將來我們要當功狗，我也曉得。不過沒有到那個時機，恐怕要失敗。並且我們的團長是很愛和平的。”

“現在的世界，你和人家講和平麼？人家怕不和你講和平呢。你們的團長恐怕不久就要被他們鎗斃吧。”

“那我去向我的團長商量後，再答覆他們好麼？”

“你們的團長是游移分子，商量不得的！”

那位武傢伙想，弈芳的話是很有道理的，自己

的團長楊廷蕃是三朝元老了。革命空氣最高漲的時候，他當營長；經過一次內變，劉軍長一派人當權時候，他升任了團長；現在劉軍長一派人逃了，他還借維持X城治安爲名，打出歡迎得勝軍的旗號去巴結新來的武裝同志，新來的武裝同志也和他敷衍，暫委他爲省防軍第一團團長。但一般的輿論則以爲新來的武裝同志決不能長久容他的。

這個武傢伙是省防軍第一團第一營的營長許豹，行伍出身，今年四十八歲了，因爲他是麻險，所以他的綽名，叫做斑豹。

弈芳何以又認得斑豹呢？

在得勝軍進駐X城的前數天，何清給了五百元的鈔票給弈芳回母家去住。因爲他已經把草鞋穿好，準備跟他的姊丈逃走了。當時的紙幣低落，五百元的鈔票掉換不到百元的現洋。仲瑚又失業了，他們的生活真是受了莫大的打擊。尤其是慣於奢侈的弈芳，實在挨不過這樣清苦的生活。幸得她會抹牌，抹牌術又比別的人精巧，於是招攬了好些人到她家裏去抹牌，她的家裏就自然變成一間賭

館了。

在這期間中，仲瑚很罕回家來。有時半個多月不回來，有時回來看看，也只在白天裏一兩個鐘頭，談些對於現在當局不滿的話外，就走了。弈芳窺他的行動，好像在外面參加了什麼團體在活動。

幸得弈芳由賭博新交了許多小政客，仲瑚雖然不回來，她也不覺得十分寂寞。初結識的一批人是小政客，由小政客的介紹漸漸也有武裝同志在她家裏出入了。

由抹牌得到的抽頭，雖然可以麻麻糊糊把生活敷衍過去，但仍不能夠滿足弈芳的物質慾。她雖然沒有充分的金錢，但她常走到大公司，大商店的陳列窗前徘徊。她看見汽車一輛輛地駛來。由汽車出來的盡是武裝同志的姨太太們，服裝華麗，黃澄澄的金器，閃亮亮的寶石，由商店出來時，定有二三名勤務兵抱着大包細裹跟在後頭，裝滿了汽車。弈芳至此，真不能不羨慕做真牌武裝同志的姨太太的幸福了。

她顧着褪了顏色過了時代的衣服，悵惘地回

到家裏來。

“你走了大半天，到什麼地方去了？剛才K來了，他說有件重要事情要和你當面商量，等你等了半天，就走了。他說，六點鐘要你到中央旅館二百零九號去會他。”

K是×軍軍部的三等諮議，兼×民報報館的經理。他的諮議有人說是替軍長拉皮條得來的。但他還沒有到三十歲，方方的面孔，白白的皮膚，有點口才，近一個月來，常在弈芳家中出入。據鄰近的人說，他和弈芳已經有了親密的關係了。

六點鐘時分，弈芳真地叫了一輛黃包車趕到中央旅館來。弈芳進來後，問了賬房，二百零九號是在三樓。她便走到升降機口，按了按電鈴。

她走上三樓上來了，面海的一列房子，共有八間。二百零九號是由東首數去第三家。她走前去敲了門，開門出來的是一名勤務兵。

“K先生在這裏麼？”她問那個兵士。

勤務兵把弈芳全身打量一會後，又望望她的臉。

“K先生快要來了。我的老爺在裏面，請進來吧。”

弈芳聽見K還沒有來，又不認識勤務兵所說的他的老爺是那一個，在房門首一時躊躇起來。但祇一瞬間，裏面走出一位年約六十多數的軍官來，人中上蓄着一叢很黑的短鬍子。

“弈芳先生麼？來得很好。我在這裏候駕很久了。我是第九百零三團團長吳義。K是我的同鄉，等一會就會來。我們想抹抹牌，消遣消遣。哈，哈，哈。”

勤務兵看見官長親身出來招待這位女客了，忙站在一邊立正。

弈芳經吳團長慇懃的招待，沒奈何，臉紅紅地走進二百零九號房裏來。

“請坐。”吳團長看見她儘站着，就叫她坐。

她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來，勤務兵斟了一盃茶放在她面前。

“聽說女士牌抹得很好。”吳義笑着說。

弈芳雙頰更紅了，不知要如何回答才好。過了

一忽，才說出“不會的”三個字來。

過後他們間便沒有話可說了。幸得K趕來了，還帶了一個朋友來，據K的介紹，是W。

他們四個抹牌抹到十二點半才散場。結果是W贏了。弈芳輸得頂多。等到要結算的時候，弈芳忙暗暗地把K一拉，K便跟着她走出房門首來。

“怎麼我會輸得這樣厲害？我從來不會輸的。就有時候輸，也不至於這末厲害。”她像要哭了。但旅館的僕歐們在廊下走來走去。她連說話都不敢高聲，

“這一是碰運氣的。”K笑着說。

“大菜是那一號的？”茶房一在問茶房二。

“二百零五號。”茶房二的回答。

“茶房替我叫一輛車子回永壽街去的。”二百零八號的房門打開了，走出來的是一個披着斗篷的女人。弈芳一看，就知道她是個不正當的女性。永壽街住的多是這類的女人。

“街上走不得了。過了十二點，戒嚴了啊。”茶房放開喉嚨打長聲在叫。

“戒嚴？那我怎麼得了呢？”弈芳急起來問K，
K只是笑。

“我沒有這許多錢，借五十元給我好麼？”

K還沒有回答，裏面在催消夜了。弈芳和K只好又走進來。

十四

第二天早上九點多鐘，弈芳起來了。但是吳團長還像死人一樣睡在床上。弈芳也不理他，忙按電鈴，但茶房不見來。她的衣服都穿好了，只等茶房打水來洗漱了。儘等也不見茶房來，弈芳只好自己出來叫了。她走到房門首，只見一個年輕的茶房在打呵欠，揉眼睛。聽見弈芳叫他，略抬起眼來，看見是弈芳，臉上便表示出一種輕蔑的神氣。但還是走進來了，把臉盆漱口盅端出去了。

吳團長給弈芳和茶房驚醒了，要弈芳拿煙過來給他吃。她很不屑般地把煙盒子和洋火拿給他了。

弈芳洗漱好了。

“我要回去了。”

“好的。”吳團長打了一個呵欠，“我也要起來了，十點半要到師部開會去。”

“開什麼會？”弈芳無意識地問他。

“開準備屠殺青年的計劃的會。哈，哈，哈！”吳團長說了後大笑。

“青年不犯法，殺他們做什麼？”

“他們要搗亂。他們想拆我們的台。我們也該給他們一個下馬威看看。我們千辛萬苦打到這裏來，爲的是什麼，無非想弄幾個錢。他們要拆我們的台，就是要打掉我們的飯碗；那我們就要他們這班小猢猻的命了。這X城地盤，我們決不能讓第二個人拿去的！我們只有殺就是了！”

“這樣亂殺，不怕冤枉人麼？”

“爲圖自己的生存，只好冤枉些人了。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我們的弟兄們，打仗時已經冤枉地死了不少了。”

弈芳前幾天就聽見有這種風聲，現在的當局

第一十分注意學校，第二注意一班失業的青年，看見有點形跡可疑的，就把他們關起來。譬如在茶樓酒館有三個以上青年在喁喁私語，給偵察看見了就要來敲竹槓，若不能透偵察的意，他便誣他們是亂黨開祕密會議，捉了去，關起來。其實他們是在討論如何地進行戀愛呢。當局這樣的亂暴，在警備司令部中已經關了不少的青年男女了。因為上司處置失宜，下面的偵察一班人便狐假虎威，任性妄為。譬如看見稍為有點姿色的女學生，就硬誣她一個罪名，把她帶了去，加以種種侮辱。因此在牢裏自殺的女青年也實在不少了。中國的報紙只有歌功頌德。外國的報紙對於這樣的黑暗也曾加以誹難，但這種誹難決傳不進當局的耳朵裏的。

弈芳想到這樣黑暗的恐怖，不敢再和這個吳團長談這類的話了。她只說，

“我要走了。”

但吳義像不了解她的意思，又像佯裝不懂。她看見他不拿出來，也便不客氣的向他要了。她雖然感到自己的行爲卑鄙，但已經成了事實了，昨夜裏

經K的介紹，把自己的肉身供給他了，難道可以不要報酬麼。兩人間的契約是定要履行的。

“你昨夜裏答應我的，把我吧！”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她有點氣了，“錢啲！鈔票啲！”

“啊！是的，這個給你。”他忙從枕下掏出一小束鈔票來。

“這不是我們所約的數目！”弈芳真的氣得要哭出來了。因為她數了那一小束鈔票，只二十元。

“我替你還了二十多塊的賭博賬，你不記得了麼？”

“但也還不夠K對我說的數目。”

“旅館賬還是歸我開呢。”

“不是你開，該歸我開麼？”弈芳真有點驚駭了。驚駭自己今天何以會這樣喪廉恥。

“比堂子裏的貴多了，倒霉，倒霉！”吳義說了後作豪傑笑。

弈芳給他這末一說，真羞得無地縫可鑽，雙頰更紅熱得厲害。她忙從衣袋裏拿出手巾來揩眼淚。

吳義再從枕頭下拿出一張十元的上海鈔票來給她。她心裏想不接，但手不聽心的命令，還是伸出來接了那張票子。

“差一二十元，掛個賬吧。下次的時候一起把你。要你的時候，我會寫條子來。”

弈芳由中央旅館出來，傷心極了。但她並不當自己是犯罪，她仍然歸罪給社會。不錯，這的確是由社會的組織不良所引起的矛盾現象。這決不是她個人的恥辱。

她只恨她所嫁的男人，一個，兩個，三個，都沒有能力養活她，沒有能力滿足她的物質慾。結果她厭倦和專一個男人共同生活了。她想以自己的能力去向惡社會的狂潮——吞噬人類的狂潮——奮鬥。但她個人走出社會上來時，才知道自己沒有能力。自己的技能只是抹牌，只是向男性行性的誘惑。她悲痛極了。但她除這樣的掙扎方法外，還有什麼希望。還有誰來爲她真心盡力呢。她到這時候，才覺得君展和T 在這世界的人類中，還算是屬好的一部類的。

一次沉淪下去後，弈芳覺得這種生活是最自由而最快樂的了。以後在各家滿住着大政治大軍官的酒樓旅館中常看得見弈芳靚裝的影子了。有時候還看見她和客人說笑。

“你想天鵝肉吃呢！”

“你想錢麼？”那個客人向她說笑。

“你拿出來。”

“那末，一晚上你要多少錢？”

“一千元。”弈芳伸出一根指頭來。

“一千元，那末，我可以討一位比你漂亮的姨太太了。”

弈芳笑着裝做要走的樣子。

“回來，回來！三十塊，可以吧。……硬貨啲。”

“頂少五十。”

弈芳近來過的是這樣的生活。有一天她在交通旅館和一個財務委員的要人睡了一夜，次早十點多鐘起來，在旅館門首碰見仲瑚和一個軍官慌慌張張地跑進來。

“瑚！”弈芳叫她的弟弟。

“啊！你麼？”仲瑚忙翻過首來。

那個軍官的臉原背着弈芳的。他聽見仲瑚說話，也翻過首來看。旅館門廊裏來來往往擠着不少的人。那軍官看見是弈芳，忙翻轉身跑上樓去了。他的面影只在弈芳的眼前一閃，但最初的瞬間，她覺得這個人的姿勢眼神及行動，於她是很熟識的；但在第二瞬間，她恍然大悟般想着了時，她的臉色就蒼一陣，白一陣。仲瑚雖然走近她的身傍來了，但她的胸口跳動得十分厲害，一時說不出話來。

——他不是T麼？這明明是他。他還留在X城，沒有走呢。他化了裝，在人中的兩側加上兩撇鬍子了。他從來不帶眼鏡的，今天也帶上了一副淺藍色的眼鏡了。

“他是那一個？”弈芳靜了一靜神後問她的弟弟。

“你不認識的。”

“他不是T麼？”

“不，不是他。”仲瑚雖然微笑着，但精神總有點慌張。

“我們正想找一個女同志，不知道你能加進麼？”仲瑚停了一忽後，對弈芳說。

“你近來對我何以這樣生生疎疎起來！”弈芳有點氣憤了。

“你今晚上不出去。我定回來。回來和你商量一件事。”仲瑚說了後，就向弈芳點點頭，笑着進裏面去了。

十五

那天晚上仲瑚真的回來了。

弈芳和他爭論了一會，仲瑚才承認今天那位軍官是T的化裝。

“在這樣恐怖的局面下化裝充軍官，是很危險的。”弈芳說。

“他說自離開了你以後，他頗傷心。不過他是個精神強毅的人，決不向你作女兒的醜態。他生死早置之度外了，還怕危險麼？他說，他以後不能專為個人，專為妻子，專為家庭做奴隸了。他以後要

過的道路。現在的我，却取和他們相反的道路了。”

他們兄弟間沉默了一會。弈芳又問她的弟弟，

“難道你們××××××，一定有把握麼？”

“現在還差的是，××××××××，所以他們要我來請你幫忙。你只做個傳信的，一點不危險。你如怕危險，到那時就拿錢到上海去躲也好。”

“有錢給我？”弈芳才說出口，就臉紅起來，有點後悔。

“這不成問題的，只要你肯去幹。”

“誰拿出來的錢？”

“這你可以莫問。”

“××××××××××，有什麼益處？”

“只問××××××××有益處沒有，不要只拿眼前的例來說。”

仲瑚再向她稱贊T。他說，T不愧為一個有胆識的革命青年，這次的×××××，他是很重要的腳色。

“那我真對不住他了。”

“個人的對得住對不住，他並沒有放在心上。

這是不成爲問題的。不過他還常常思念你是的確的。”

弈芳聽到這裏，忙低下頭去。

“我看戀愛還是不能完全否定的。譬如我……”仲瑚說到這裏，也臉紅起來。

“他對你說了我的話麼？”

“他說，你爲人是好的。不過虛榮心重了一點。但他是十分愛你的，因爲愛你，才讓你到何清那邊去。”

弈芳還給仲瑚長篇大論的勸說一回後，她決意參加他們的工作，也承認了他們分配給她的工作了。

第二天晚上，她由一個朋友的介紹，會見了斑豹。

十六

君展在暑假前，就歸省去了。他不想受暑假前的考試，就想受考試，自己也拿不出什麼東西去應

考。

他在家裏住了兩三個月，有時也聽見X城的政變的消息，但不十分詳確。總之，X城時局愈變愈黑暗了，這是他所深信的。

後來他接到了一個同學來一封信，把學校的近況報告給他。他才知道學校並沒有受政變的影響，不過經費缺乏一點，一班戀棧的教授還在自吹自擂，鼓勵學生求學。

君展覺得坐在家裏橫豎無事，學校已然繼續上課，就到X城去看看情形也好。只差半年了，像這樣的時局，學校當局定麻麻糊糊的，就利用他們麻麻糊糊去領一張畢業文憑來也好。他自然也覺着自己的無聊，但他又想人生總是做無聊的事的。像我這樣無聊的人多着呢。

他快趕到X城時，又逗起了他舊悲哀，也生了他的新感覺。

自然，就是沒有變動的X城，久別之後，也會引起他的生疎之感。他進到X城裏，許多異樣的感覺使他恍如隔世之人。一切的舊恨新愁又重新湧

到他的心頭上來。

他決意回到學校裏去後，摒除一切俗念，只專心讀自己的書。他想社會的事，實在問不得許多，個人的力量也有限。根據從來的經驗，走到外面去出風頭，結果是一無所得的。自己在家裏的時候，父母也這樣的教戒過自己來，就是自管簷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他回到寄宿舍來有五十多天了，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只一心上課了。可惜的是學校經費無着，教授們上課都不十分起勁，缺課的時間也太多，沒有什麼課可上了。

近來同學中有許多請假離校的，他因為同房的老朱下半年沒有來，只他一個人佔了一間房子，很冷寂的。

再過幾天，不單離校的同學很多，就授課的先生們也一天一天的減少了。他想如果教授全體都不來上課，自己也就回鄉裏去。但是又有少數的教授們，——大概有十分之四，——死堅持維持校務，不肯全體停校。他們說，一停校，就沒有口實去

向當局要款了。君展也太信任這一班教授了，並且家裏的款還沒有匯到，距放寒假不到一個月了，或者可以麻糊地領張把畢業文憑好回去鄉裏當中學教員呢。索性等放寒假時回家去吧。

像快要下雪的一天下午，北風吹得很緊。下午的功課只有兩堂，一堂是經濟學，一堂是國文。但擔任教授都沒有來，君展只好回到宿舍房裏來。他待解除棉袍子鑽進被窩裏去睡，茶房給他送了一封信來，他一望見封面的字，手足都抖動起來。他認識寄這封信的主人了，他忙拆開來看。

“君展：你接到我這封信後，速即離校。否則于你有危險。我在病中不能為你寫詳細的信。只希望你聽從我的話，就好了。

老實說，我早忘記了你了。但今天早上醫生來向我宣告，我的病毒，——可咒詛的病毒已經侵入內臟了，難望全愈，因此我思念到曾和我有關係的人，最後思念到你了。

我在未死之前，當告訴下你，我是怎麼樣的人。不過一切我都看破了。做時代的犧牲者

的不止我們幾個人。你當知道，他們都在牢中了。

我的確是個無聊的女子，沉迷于物質的迷夢中的女子。

你要曉得我原來是個志願高超的人。我想做一個女中健者。我想替可憐無告的女同胞作一番解放的工作。但我這種宏願終給社會的惡勢力腐蝕了，也因自己的虛榮和享樂而起了動搖，于是我終陷于不幸的運命了。

但我現在差堪自慰的是最近我曾努力去補過，去爲社會及民衆盡力。雖然失敗了，但我總算是知過能改的人。

說墮落，我的確是墮落。因爲我是現代最多的，掛着新招牌的變相的舊社會女子中之一。我之陷溺，完全是由于虛榮和享樂作祟。

你知道我現在在什麼地方麼？

我現在發生了一身瘡毒，住在 S 教會的廣慈醫院中。聽醫生的口氣，我是快要離開人世的人了。不知道還能多延一月半月，或七八

天麼。

總之，我的人生是失敗了。過去的暗影已經把我完全籠罩住，而最近的努力又不能得到一些光明。

我在臨死之前思念到你。大概我倆沒有再見的機會了。最後，我希望你快離開學校，回你家中去，因為現在的局勢已經不成其為局勢了，我不忍你再做一個犧牲者。

怕他們檢查信件，我不多寫了。

十二月三日弈芳上”

君展讀了這封信後，有點驚疑不定。因為他近來完全沒有注意到外面的事。他望一望室外的天色，已經暗下來了。自己的行李又這樣亂糟糟的，尤其是書籍。這些書籍帶起來，十分重贅，但丟了又有點可惜。還有兩件內衣和兩雙破了縫的襪子，雜役送出去洗了，還沒有送出來，大概明天可以拿回來。決意明天走吧。明天走不遲的。作算X城裏會起兵變，他想一兩天就可以平復。學校這樣窮，還怕丘八們來光顧麼。現在住X城的兵雖然和強

盜差不多，但也不至于來搶劫學校吧。

吃過了晚飯後，他到西樓去看一個同學姓張的。那姓張的正在那裏綑被包。

“老張，你做什麼事？”

“我今晚上搬出城去。家裏打了電來，要我回去。”

君展心裏雖有點着慌，但對於老張的這樣的回答和行動，有點不滿，並且起了一種反感。

“你聽見有什麼不好的消息麼？”

“唉……”老張看了君展一眼，“不。沒有聽見什麼。”

君展在這時候真有點氣憤了。看老張的神氣，明明是聽見了什麼不妥的消息，但不肯盡情地告訴君展。

“那你這樣慌張做什麼？”

“我爲家事，要快點回鄉下去。”

“怕什麼！你這個人真胆小！”君展故作冷笑。但自己還感着自己的胸口在跳動。他想今晚上無論如何來不及了。作算行李弄好了，也無地方可

搬。作算有錢，也不好去住旅館了，因為他曾聽茶房們說，住在棧房裏的客人們，個個都要受嚴格的盤查，並且捉了許多人去了。

他走出校門首來，望望街路上的情形，看見老張叫了一輛黃包車，只抱着一個被包坐上去就走。

“你的衣箱和書籍不帶麼？”

“留在學校裏好了。”

老張的車子在暗空中消失了。君展還看見兩三個同學，也和老張一樣地叫車子裝着被包走了。他更心慌意亂起來。他全無意緒地回到寄宿舍房裏來。坐在書桌前，他不單覺着胸口不住地在跳躍，就連眼皮也頻頻地跳動。他呆坐了一忽，想到前星期家裏來的信說，日間就匯五十元來給他。掛號信是寄到學校來的，自己無論如何要株守在這裏等到匯款的信到來。但他又想，萬一今夜裏有什麼事變發生時，怎麼好呢，還是出去到什麼地方睡一晚吧。有是有一個同鄉在M街開肥皂店的，就到他那邊去躲一晚吧。于是他把自己的書籍和衣箱鎖好了，再把被窩疊好，把帳門放下，待要出門，他

想牙刷和牙膏帶在身邊好些，明天好用，他又轉身到桌前，把抽屜裏的牙刷等取出來，放進衣袋裏。他才把房門帶上，他又覺得衣箱和書籍好像沒有下鎖，于是他再打開門進來，走到衣箱和書籍前，摸了一摸鎖頭，的確鎖好了，他才安心再出來。

“白先生到什麼地方去？”一個茶房問他。

“到M街去看一個朋友。”

“八點鐘了，街上戒了嚴，走不得了。”

“戒嚴？”

“戒嚴戒了個多月了，你還不知道麼？”

“啊，是的。”君展想，好像聽見有同學說過，近一個月來X城每天晚上都戒嚴。到第二天早上才解嚴。

君展想，一切只好委之運命了，只要挨過了今夜，明天準搬出去。他懶懶地再回到房裏來從衣袋裏取出牙刷牙膏來，丟在桌上。

房裏又冷又寂寞。他望望電燈，覺得今夜裏的電燈特別的暗。他在桌前坐了一會，便脫衣爬進床裏去睡。他想今晚上一夜是最難過的了。

他疑神疑鬼的倒在床上，無論如何睡不着。他恨他的父親不快點把款匯來。他想了一會，想到自己還有幾本關於社會問題及社會思想的書，是現在黑暗的當局視為危險印刷品，於是起來開了書箱的鎖，把那幾本書取出來，拿到院子裏的大樹頭下，把它們焚化了。

焚化了那些書籍以後，心裏安靜了一點，便臥倒在床上來。但仍然睡不着，於是他想看看今天的報紙了。他從被窩裏爬起來，抖着只穿一件底褂褲的身體，打開房門叫齋夫到閱報室拿報紙來看。

“先生要那一種報紙？”

君展想，載本城新聞最詳細，消息最神速最可靠的是，X城日報。于是他叫茶房拿X城日報。

過了一會，茶房來了，送了兩張破爛了的報紙來，他把報紙接到手裏，再把門關上，就在床裏倒臥着翻閱。

“啊呀！”他翻看到警備司令部鎗斃革命青年的一欄了。被鎗斃的青年的姓名都列在這欄內。在各人名字下，還附錄有警備司令部宣布的罪名。今

天一共鎗斃一百零八個青年。大概是警備司令部以殺人爲解悶的一種遊戲。

他發見仲瑚和T的名字也在裏面時，便發了一身惡寒。他手裏的報紙索索地在振動。過了一會，他伸出頭來看看房門，好像房門外已站着兩名兵士，持着上了刺刀長槍，快要敲門來捉他了。

種種的疑慮使他的精神更興奮了。他想睡，無論如何睡不着。他聽見營盤裏就寢前的軍號了。他想，九點鐘了。他又聽見壁穴裏小鼠兒在唧唧地叫。此外沒有一點聲息。但過了一會。他像聽見外面有陣鬨喊的聲音。他的胸部再跳動起來。房門外像有人跑過去。

“齋夫，齋夫！”他想叫茶房進來談談。但不見有人答應。他只希望快點天亮。要平安地到天亮。

十七

快要天亮了。約摸是五點多鐘。東天角上已經顯出灰白色了。但頂上還疎疎地有幾顆寒星。

在這時候，有一大隊兵士把X大學包圍得像鐵桶般，還有一小隊兵士竟闖進神聖的教育重地中來了。

君展不知在什麼時候睡熟了。一直睡到有兩名荷槍的兵士進來掀他的被窩時，才醒過來。

“什麼事？”君展戰戰兢兢地坐起來。

“起來！”

君展來不及穿衣服，鞋襪，給兵士拉到寄宿舍外的院子裏來了。他看見已有七八個同學和自己一樣沒有穿外衣站在那邊打寒抖，個個都面無人色。每一個人的身後，就站着有兩個穿灰色制服的兵士守着。

“同……志們！……有有……什麼……事？”君展哭喪着臉問拉他的兩名丘八。

“媽你的！誰是你的同志！有什麼事，你自己知道！”一個面貌兇猛些的丘八，在穿着單白褲子的君展的臀上賞了一腳。

過了一個多鐘頭，被拉到院子裏來的同學更多了，一共有五六十名。約摸到了八點多鐘時分，

他們就從學校裏趕出來。君展走到校門首才看見還有兩位教授也被拉在裏面了。他們就像就宰的馴服的羊羣，被送到警備司令部的拘留所裏來了。

只有方兩丈多的房子，滿擠着五六十個人。丘八們把他們一個個向裏面推。最後進來的差不多沒有挨身坐下的餘地了，只好坐在他人的腿上來。腿子給人壓痛了的人們，也只發了一陣的呻吟後，又歸于沉默了。

君展想押送他們的兵士走了後，同學們或者會開起會來討論善後的方法。用點錢叫看守的通信到外邊去，向司令部貢點賄賂，或者可以把我們放出來，因為我們都是大學教授和學生，——斯文中人。

但他只空希望了一會。他看見同學們在黑暗中雖交頭接耳在低聲細語，但不見他們發議討論善後的方法。

他們裏面雖有人在哭罵死軍閥，死酋長。但還是不敢高聲。又他們裏面，雖有幾個穿有絨毛衫的，但大多數只是穿着單褂褲。君展在途中凍得瑟

縮地顫抖，差不多走不動了。這時候，他真想覓一張棉被或毛氈來圍圍身體。但到此刻，有許多人擠在一塊，由體熱的傳導，他只感着餓飢，不感到寒冷了。

君展在監房裏認識的奇蹟，第一是牆角的大小便所，毫無遮掩地把臭氣一陣陣地送過來；第二就是寬方兩丈的房子，容有五十餘人，而只有一隻一尺多寬的鐵柵窗口流通空氣。還有從地底下衝上來的泥土的冷濕氣，但因為人氣很盛，君展倒不十分覺得。

坐在地面上的人，各有各的心事，個個都睜大眼睛睡不着。聽得見的只是此唱彼和的歎聲。但有時又繼續很久很久的沉默。祇一天的訓練，君展也只好沉默了。他只感着自己的頭腦痛得要碎裂了。他想，像這樣地受苦，不如早點死的好。

他們關在這房子裏，關了一天一夜，還不見有人來過問。

看看又天亮了。君展在昨夜裏曾感着點餓。但到今天早上，又一點不覺得餓了。他聽見外面有兵

士的嘈雜的聲音，軍號又吹動起來了。他看看同學們和兩位教授都臉無人色。雖然聽見有呻吟聲，但很微弱。

門開了。有數名兵士站在門首，按名簿一個個的叫。君展覺得大禍已經迫近目前了。胸口更突突地跳動得厲害。他很怕那個兵士呼點到他的名，但只一瞬間，他又自暴自棄地想快點叫到自己的名字，精神還痛快些。

他在戰慄和苦悶中，把以前自己的經過重新再追憶一會。他先想到父母，其次想到自己的小學時代，中學時代，其次想到考上了大學的喜歡，其次想到自己在政治上的活動，由是想到弈芳，想到她的白嫩的肉體。但他才想到這一件，他又忙搖了搖頭。最後他想到今日的自己的結局，就像暈船般的，又像坐在飄蕩着的浮雲上，快要栽倒下來。

但在那一天裏，終沒有叫到他的名字。房門關上了，看守們也走了。他像有點安心，但又像有點失望。從午刻起，有粗黑的飯送進來了。聽兵士們說，一天只給兩頓。他端着那碗飯，肚裏雖然餓，但

總不想吃，悶悶地像要嘔吐一樣。

被拉出去的兩位教授和三十多位同學，終沒有回到這房裏來。君展想他們受了最後的判決了吧。他們的生死如何呢。

今夜裏人少了，可以在地面上橫臥着睡了。但是不能像昨夜裏那樣和暖。天色微明時，更冷得難挨。他聽見呻吟的聲氣比昨夜裏更盛了。

他想軍事的當局要殺我們，快點殺就是了，何必叫我們這樣受痛苦，未免太不人道了。

君展望望窗口，白光已經射進來了。他想今天一定要被拉到軍事特別法庭上去了。于是他意識到當局到底加自己以什麼罪名呢。他想審判官問到自己時，自己要如何地答覆呢，想略事準備一下。但頭腦又痛起來，昏亂起來了。不過他希望快點受審判，確是事實。因為他想要在審判官面前，討得他們擬給自己的罪名，而加以辯駁，或可以爭得最後的釋放。

那天下午，他正在夢想中，被拉到特別法庭裏來了。他一進來，望見站在自己前面還有許多人在

等着過堂。他偷眼望望上面坐在審判官席上的，是一個雖然也穿着漂亮的軍服，雖然也說着人的話，但滿面的橫筋肉上安置着一對紅眼睛，炯炯地怒視着堂下，像要把一班青年馬上吞噬進肚裏去的一樣。

站在自己前列候審的，有四五個同學外，有體面的商人，窮苦的工人，還有許多憔悴得和自己一樣的學生，其中有兩三個，看去只有十三四歲。

這些人們個個都樣子很狼狽，臉上蒼黑得全無血色，身上穿的也破爛骯髒得不堪，還有衣服不完全，赤着腳的，又有單穿襪不穿鞋的，種種不一，只有一二個商人算得比較整齊一點。

當君展走進來，看見正在過堂的，是一個工人。問不到幾句，堂上的審判官就叫掌嘴。掌嘴以後，工人的雙頰就青腫起來，一絲的血從口角流下來。君展看見那個樣子，心驚胆戰。

“拉出去！”

君展聽見堂上的紅眼睛大喝一聲，兩旁的武裝同志就把他們的今日或將來的同志拉着，往右

邊一推，再加送一脚尖，就撞倒在牆腳下了。再趕上兩名武裝同志，把那個工人從右邊的小門拉出去了。

第二個被拉到紅眼睛面前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學生。紅眼睛還沒有開口問，但看見那個學生站在台前，昂起頭來，不轉睛地望他，從他的紅眼睛裏冒出一陣火來。

“掌嘴！”紅眼睛的閻王，再大聲叫起來。掌嘴以後，就不再加審問了，和剛才的工人一樣，如法泡製。

接着有七八個工人，和十多個學生，有的問一二句，有的不問。只看那個紅眼睛，拿着硃筆，在名簿上亂加圈子。君展想，這倒痛快。

其次拉被到前面去的是個白胖的商人。紅眼睛看見這個商人便問，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富有全。”

“你是那裏人氏？”

“我原籍浙江烏程縣。”

“你做什麼生意？”

“我開綢緞莊，名叫久綸莊，在X城安分做生意，做了十三年了。”

君展真莫明其妙，何以紅眼睛對這個商人態度特別地溫和。

“你為什麼犯罪？”

“我那裏敢犯罪。是他們誣我的。”

“是我們部裏的偵察查出來的，不是那一個誣告你，你知道麼？”

“……”那個商人呆了一會後，才說了一句，

“知道了。”

“你的生意還好？”紅眼睛笑着問他。

“受時局的影響，不十分好。”

“你年中做多少生意？”

“多的時候十多萬，少的時候五六萬。”

“啊……”紅眼睛歪着頭想了一想後，

“帶回去，明天再審。”

這個商人算沒有和剛才幾個學生工人等受平等的待遇。

最後輪到君展自身來了。

“你是X大學學生？”

“是的。”君展不敢抬起頭來，只戰戰兢兢地回答。

以後紅眼睛再問他的年齡，貫籍，問了後又問他，

“你在××部下做過政治工作，是不是？”

“……”君展想，完了。紅眼睛大概就是在這一點加我以罪名了。

“那末，你是附逆有據了！”

“從前做政治工作，只是爲生活問題，沒有絲毫成見的。”

“你做過那一類的文章，是不是？”

紅眼睛的聲氣愈柔和，君展愈回答不出來。於是繼續着再訊問了十幾句，君展真無法可以回答。最後他聽見

“拉出去”的一聲了。他便栽倒在地面了。

君展從法庭的右側小門拉出去後，再受着數

名武裝同志的前呼後擁，機械地走了半里多路，走到一個空曠場上來了。兵士把他一推，他便跪下來。他略略望望四周，看不見人，看不見房屋，他只看見一陣陣的白沙在自己眼前飛過去。又像在暴風雨之夜，眼前是純黑的，耳邊只聽見嘩啦嘩啦的音響。他略定一定神，看見自己的周圍，有伏着的，有仰臥着的，有橫倒着的，有的是從頭殼部，有的是從胸部，流滲着紫黑色的血。

他想絕望了。真的是最後的一息了。這時候有許多，許多現象在他的腦中輪轉——弈芳，……父母，……仲瑚，……T，……杜綺蘭，……何清，……劉軍長，……老朱，……管聖人，……軍服，……銅質徽章，……鈔票，……宣傳大綱，……弈芳的白嫩的胸脯，……手槍，……盒子炮，……刺刀，……武裝同志，……白胖的商人，……S 教授，……Y 教授，……社會思想史，……教育學原理，……

砰然一聲！

君展眼前起了一陣昏黑。兩耳朵傍邊只聽見啾啾的音響。最後，他看見滿身滿瘡毒的弈芳的肉

體了。

他斷了氣息了！

他們的青春就這樣地斷送了。

(完)

